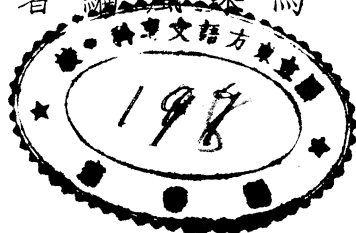


(部一之話史戰大日中)

西戰大場戰史話

馬乘風編著



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

馬乘風編著

西戰場大戰史話

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

西戰場大戰史話目次：

- 一、山西的地理形勢
- 二、敵人從那裏打進了山西？
- 三、平型關雁門關之戰
- 四、忻口鎮娘子關之戰
- 五、保衛太原之戰
- 六、餘波動蕩下的晉南
- 七、晉北游擊戰的回顧
- 八、晉中南大戰的展開
- 九、晉局好轉之諸姿相
- 十、陣迅速間被消蝕了的攻勢

- 十一、飄塵迷離之游擊對游擊
- 十二、點綴新年呂梁山展開血戰
- 十三、西部前綫無大戰
- 十四、戰雲朦朧撲西北
- 十五、同蒲路南段的爭奪
- 十六、晉西柳林軍渡之戰
- 十七、中條山前六度粉碎敵人的掃蕩
- 十八、中條山再來一次「反掃蕩」
- 十九、太行山間展開大規模的血戰
- 二十、戰事重心轉至晉西南
- 廿一、晉南戰事再起
- 廿二、觀戰後的一點意見

西戰場大戰史話

(一) 山西的地理形勢

有一個地方，最早發揮了運動戰游擊戰的成果，消耗了敵人二十萬以上的兵力，使敵人長期苦疲於無可救藥的盲腸症中，使華北偽政權至今日仍顛撲於立脚不定的狀態之下，這一個地方，就是山西了。

爲明瞭這一個地區三百年來的抗戰經過，我們有首先對於地底地理形勢加以簡單觀察之必要。

山西位於黃河流域之中部，據秦晉山地之東半，城內山脈連亘，自塞北南下，逐漸傾斜，爲陰山支脈盤結而成之高地。

北部有內外兩套長城，從西北保德縣黃河岸起，迤東歷偏關而抵老營堡，長約二百五十里，稱做「極邊」，是謂外套長城；從老營堡轉南而東，歷寧武關雁門關北窰，而達平型關，長約八百餘里，稱做「次邊」，是謂內套長城，內外長城之間，復有白登山，洪濤山，恆山，紛峙而叢立，大同因此成爲歷代捍禦北方之重鎮。越內長城而南，爲晉潞山脈，復有勾注山，戛屋山，向東橫行發展；雁門關夾峙兩川之間，成爲天險，另有雲中山向南縱行發展，屏藩太原。

東部有太行山，其支阜之大者爲太岳山脈，迤邐於汾水之東，由北向南發展爲中條山，雷首山。復有娘子關之險，所謂「騎不得並乘，車不得方軌」，自古稱爲燕晉間之要道。東南隅有天井關，高踞太行之上，羊腸鳥道，一線微迴，爲晉豫之咽喉，省境南面之藩籬。

西部有呂梁山，綿亘於黃河汾水之間，而盡於龍門山，復有黃河自綏境南下，成爲秦晉分水。

南部除中條山雷首山外，復以黃河爲晉豫之分水，好像給山西南部築下了一堵防線。四面不是高山，卽是大河，裏邊又是山脈縱橫，只有中間一條細細的甬道，這就是較爲平沃之汾水流域。

這樣看來，山西地形恰像是一個爲水泥鋼骨所嚴密密封的長方形的箱子，這一個長方形的箱子，不容易爲外來勢力所打入；同時，一旦打入之後，亦不容易再行打出。此誠顧祖禹所謂：「山西東有太行爲之屏障，西有大河爲之襟帶，北有大漠陰山爲之外蔽，而句注雁門爲之內險，南有首陽砥柱析城王屋諸山，濱河而錯峙，又南則孟津澗關皆其門戶，故山西形勢最爲完固」者也。

所謂山西地勢不容易打人之意義，頗爲明顯，無待贅述，但何以又謂山西地勢不容易打出？因爲山西地形，綜錯複雜，外來勢力打入之後，易於感受上著勢力之包抄截擊，如陷身泥淖之中，拔腳不得，又如置身於荆棘叢中，輾轉掙紮，必至於遍體創傷，死而後已，這就是不容易打出的道理。但是，如果真能掌握住山西，則山西在外線作戰上，其地位實至爲優越，此又顧祖禹所謂：「越臨晉，沂龍門，則

涇渭之間，可標箠而下；出天井，下盩厔，郿，郿，井陘而東，惟吾所向」，這就是因爲山西地勢崇隆，四塞險固，居於高屋建瓴的形勢而緣故。所以如果不能掌握山西，則河南河北的佔領，等於白費。

有這樣優越的地理條件，如果再配合以善於運用的戰鬥條件，則山西實在是一個抗戰建國的絕好根據地，明乎此，則日寇之進取山西，即無異「自經溝瀆」，而我方之保有山西，即爲異日收復華北之最有力的契機。

所以當二十六年九月間，敵人初次進入山西的時候，我方的優秀的軍事觀察家，即有如下之預斷：

「自大同被陷，敵之侵略路線有二，一爲西侵，一爲南侵，迫敵將其主力向大同以南運動，其企圖漸明，中經平型關之役，敵雖屢受重創，仍不忘覬覦，其窺晉之急，更爲顯然。但晉省據有平型娘子諸要隘，敵欲突破，必遭重大打擊，即令敵人能僥幸突破一二關隘，亦無異自投網羅。晉省全境多山，爲一高原，太行呂梁兩山之險峻，勢諸關尤甚，敵人縱能突破關隘，絕不能突破山險。太行呂梁兩山，扼汾河兩岸，以敵人向賴馬達行軍而論之，南犯果能得手，勢必沿汾河兩岸直下，如我軍能分佈於呂梁太行兩山，隨時均可出動夾擊，收效必大，故晉省軍事前途，可以樂觀。」

這是根據於客觀情勢的一種預斷，到現在，這種預斷都一一證實了。

(二) 敵人從那裏打進了山西？

(廿六年九月六日至十三日)

山西的東北隅，緊鄰察哈爾，察哈爾之得失，關係於山西之安危者極大，假使我方能確保察哈爾，則不僅消極的可以捍衛晉綏兩省，且可以積極的威臨平臨，搖撼熱河，乃至於打擊爲敵寇所久已盤踞之東北全局；反之，則晉綏有不保之虞，西北有震動之慮，正所謂「唇亡齒寒」者是也。

日寇自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發動事變之後，即於七月下旬由熱境調張海鵬部第四、六、八、九等旅僞軍入察北，厚集兵力，作威脅綏晉之準備。嗣於七月末佔領平津之後，即於八月中旬起，猛寇南口，我守將湯恩伯部抵抗最力，犧牲亦最壯烈，終以八月二十六日之張垣失陷，南口後路有被斷之勢，乃忍痛放棄南口。

自此而後，敵即以大同爲目標，分三路來犯，一路沿鐵路直攻天鎮，一路由宣化窺陽原，一路由懷來略蔚縣攻廣靈，於是山西東北遂成爲烽火燎原之區。

據當時戰報所示，敵人於九月六日攻天鎮，我守天鎮之某部，疏於防範，被敵急襲；全團殉難，天鎮以陷。

另據戰訊，謂：蔚縣自九月十日劉汝明部撤退後，敵跟踪追進，我派兵一團馳援，與敵在城外戰鬥頗烈。十二日午，敵二千餘，附山砲十餘門，由宣化到陽原。同日，敵二千餘，砲五六門，由南徐堡猛攻我火燒嶺陣地。又有敵騎兵千餘名，附砲二十餘門，於十二日晚由蔚縣向石門峪前進，十三日，已與我靈邱西刁泉之部激戰。廣靈東之暖泉鎮亦於十二日發現敵人。大同方面，情況不明。

由此可知敵人已於迅速間衝入山西，大同情況不明云云，顯係已經失守。

最可靠的史料，是該戰區負責人閻錫山先生於十月四日所發表之公開談話，敘述察南戰役，晉東戰晉北戰役，語過節甚詳，茲錄載於左：

「察哈爾之戰役，係倉卒應戰，當時湯軍五師，晉綏軍九師，騎兵三師，原備守雁北綏東綏北陣地。敵攻南口，軍委會令湯軍開拔南口防守。當時湯軍只有三師，餘二師，一在陝北，一在新綏。其初，高軍開拔察境，劉汝明主席表示：不增兵，察境可保；若增兵，察境必危。嗣經鹿鍾麟予以斡旋，湯軍始到南口。南口作戰，我軍之得力處，一爲十三軍之兩師，奮勇異常；二爲地勢險峻，山中樹木，易於隱蔽，敵之飛機大砲，不易發揮火力，而最受損失之處，爲十道梁高地之爭奪，晉綏軍陳長捷師即於此受重大損失，敵人犧牲亦甚大。正面攻擊不下，隨向我右翼迂迴，當時有一絕好機會，即令傅衛兩部以雄厚之兵力，夾擊繞攻之敵，本可殲滅敵人而有餘；乃傅部上兵一半，

張垣危急，不得已，乃分一部分援張垣，均未收效，且遭甚大之損失，而衛部又復中途被阻，此時敵猛攻居庸，致失要地，誠爲最可惜之事也。

經察哈爾戰役後，我九個師損失過半，晉北綏東綏北約二千里之防線，不易佈置，另決定採取對戰辦法，一面移軍固守天鎮，擬與敵相持一月，一面堅守大同工事，（雁北綏東工事，以陽高天鎮爲最要，原由李服膺負責構築，遂將李撤職留任，戴罪督工。）豐山本爲天鎮要地，下令死守，而因李部團長李聲濤防守疎忽，遭敵奇襲，在失守前，並未接有戰事報告，突接失守電報，是役除少數士兵突衝外，餘均作壯烈之犧牲。天鎮失利，雖使大同工事不能鞏固，但仍不礙大同對戰之計劃。當時決定以三十團以上之兵力，行劇烈之決戰，勝則無論矣，敗則請中央派兵守雁門。此電發出後，適劉主席奉命向津浦線撤退，劉主席來電明言決俟接防部隊到達後再開始撤退，當即覆電，並電接防部隊，迅速開往接防，不意在第八路軍未開到以前，劉部突然撤退，敵人遂向我廣靈，靈邱，進攻，我三十七師劉師長奉溺受傷。在此情況之下，如果戰事短期內不能解決，敵人即有截斷雁門後路之慮，不得已，乃決定放棄大同，破釜沉舟，在句注山與敵作戰。」

我們現在來分析，爲什麼這樣險要的天然形勢，反而被敵人於僅僅一月之中即由北平打到了大同呢？誠然，我們的裝備不及敵人，是我們失敗的原因之一，但是，這樣險要的地形，滿足以抵銷了我們軍

備劣勢的缺陷，而與敵人取得一個「平手」相持的局面，至少取得一個較為長期的掙紮局面。至少達到一個較為穩重的消耗敵人的任務，爲什麼我們不能這樣？幸虧是湯恩伯的三師部隊趕到，不然的話，恐怕連一個月的時間就將感不住，敵人便可以於十日之內由北平直抵大同了。這樣說來，湯恩伯三師人的壯烈抵抗，使敵人除了遭受打擊以外，於時間上又延遲了二十天達不到目的，假使每一個部隊，都能像湯恩伯部隊的犧牲精神，每一個據點都能像南口一樣的打擊敵人，同時，部隊與部隊之間，據點與據點之間，都能夠密切的靈活的保持協同動作的步調，則敵人之損失，必百倍於當時，敵人進攻晉綏之困難，亦必百倍於當時，我們雖不敢斷言，如此即可以保證敵人永遠打不進大同，但是，這樣作去，必使敵人消滅十萬以上的兵力，花費半年以計的時間，而後方能換取一個大同的據點，這樣子，即使把大同失了，失的總算有代價，可惜我們當時並沒有作到這種程度啊！

從閻先生的談話中，可以知道：我們的失敗，失敗在處處居於被動地位，而敵人則處處居於主動地位，結果，敵人於吸引我軍主力結集於一點之後，則另以一部兵力迂迴於我方之側翼或背後，使我方感受威脅，自不得不轉移陣地，如南口大同之失敗，卽其例證。

復次，我們的失敗，失敗在命令不能確實執行，因之，步調不統一，致動作不活潑，所以儘管甲部隊正在接應作戰，而乙部隊則早已撤兵還陣，其結果，牽一髮而動全身，一隅崩潰，全局糜爛。

這兩種失敗的原因，從閻先生的談話中，可以一望而知。

但是，我們再認真的考究一下，便知道我們失敗的原因，非常之複雜，非常之深刻，而且非常之普遍，非常之微妙，不是簡單地爲一時的戰術的錯誤所造成的，反之，錯誤的戰術的造成倒是受了更深刻更微妙的原因而來的。

我們的國家是正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而還不是一個徹底提煉過了的现代化的國家，封建意識與部落觀念，雖然在口頭上已經爲人們所唾棄，但是在內心的深處，有時還起着強烈的作用，所以國家的統一，雖然已經樹立起大體的輪廓，而內部的充實，則尙有待於進一步的努力，這是抗戰以前的歷史事實。

那時節我們的軍人，除了一部分受了最高領袖直接的耳提面命，他們了解領袖的偉大，了解中國民族當前的危機，了解中央的根本政策，而奮發起統一禦侮的行動情緒以外，還有一部分在地理與情感上距離中央較遠的軍人，他們雖然也知道國家前途的危殆，知道現在的時代不允許再有把持地盤私自招兵買馬的軍閥行爲的存在，知道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居心險惡，知道背叛自己的祖國的行動不是人幹的；但是，政府若是叫他們奉還軍權政權於中央，他們便不免有所遲疑了，他懷疑着：這樣子不是要倒奪我自己的勢力呢？我底存在是靠着這一部分爲自己所一手造成的部隊的，一旦放棄了或損失了這一部分部隊，再靠什麼呢？中央是不是有意藉着對外的機會來以我自己的勢力作犧牲呢？當我與

敵人拼得血淋花喇的時候，中央是不是相信我？給我以充分的接濟呢？中央的直系部隊，打完了不要緊，反正是完一次補充一次，而我的部隊呢？打完了，我自己變成了「光桿」，再有誰替我補充呢？別的部隊多的是，讓他們先試一試看，何必忙着自己去打「頭陣」呢？這樣子滿肚皮的三心二意的下意識作用的考慮，把他們的國家意識民族觀念，差不多都消蝕以盡，以此種保存私人勢力為本位的將領，去統率大軍與敵人作戰，如何能奮發起旺盛的戰鬥心理呢？以缺乏旺盛的戰鬥心理的部隊去作戰，即便有再好的武器，亦無濟於事，而況我們的裝備較之我們的敵人還遠為落後呢？

加以我們的敵人，又是一個慣於運用「謠言攻勢」以進行其分化政策的狡鬼，牠與我們是近鄰，一切事情都瞞不住牠，牠最愛對於我們政府的一切設施動作，鬼頭鬼腦的來打聽，我們中央政府爲了全盤的軍事配備與政治調整，自不免對於某部隊或某主官有所更動或調遣，於是敵人的「謠言攻勢」乘隙而入，不曰中央對於某師長不相信，即曰中央對於某主席有隔閡，不曰中央對於某部隊將縮遣，即曰中央將以某部隊監視某部隊。牠最怕的就是中國的統一，而最盼望的就是地方與中央對立，私人向政府反戈；天下本無事，但是一經敵人的呼風喚雲，便變成瀟瀟天霧氣，惟其如此，我們的統一繁侮的工作，便更其難於達成。

這是在抗戰以前，我們的歷史水準與社會進程的客觀評價。

站在這種歷史的社會的見地上，來分析初期作戰我軍在晉察冀綏等地的失敗的原因，纔是一種基本的理解。

(三) 平型關雁門關之戰

(九月十四至九月二十八日)

敵人自大同得手後，欲越過雁門關，循同蒲路直逼太原，惟以雁門關天險，未敢輕試，乃企圖石源靈邱間之平型關打入，南逼太原，北斷雁門我軍之後。

九月十三日廣靈，靈邱，卽有激烈戰事，是卽敵人進攻平型關之預備姿勢之開始。十四日，我廣靈陣地轉移。十五日，迫靈邱之敵，乘我變換陣地，軍隊尙未取得聯絡之際，以大部猛攻，我某師犧牲甚巨。十七日靈邱之驛馬嶺黃土嶺發現敵便衣隊，靈邱東北之口亦發現敵人七八千，砲四十餘門，二十日，敵人進略我渾源應縣。二十二日，渾源廣靈間之平型關有激烈之山地戰，我斃敵千餘人。二十三日，靈邱方面之敵約一師團，分兩路攻平型關及團城口，戰事激烈，至下午兩路之敵被我分別擊退，我又分三路追擊，敵傷亡三千餘人。二十四日，平型關大勝，敵向東北退却，我跟蹤追擊，前進百里，直達廣靈，我軍係分兩路，一打正面，一包抄敵之後方。二十五日，敵主力向我團城口高桂滋軍陣地猛攻，經

高軍奮勇應戰，將敵擊潰；我另一部隊復向敵左側首挺進，佔領蔡家峪，將平型關通靈邱之公路截斷，敵機械化部隊及重兵器均不能退走，我斃敵並截獲軍用品極多，至此，進攻平型關之敵鈴木兵團，已大半被我解決。二十六日，敵以坂垣師團增援！與我激戰；同時，雁門關以東各口，亦發現大部敵軍進攻。二十七日，夜，敵以大軍犯我茹越口，雙方死傷甚重，我梁鑑堂旅長殉焉。二十八日，長城全線，戰事劇烈，敵軍且戰且增，向繁峙代縣進攻甚急，我乃放棄平型關圍城口雁門關一線之陣地，移師守崞縣五台寧武諸地。

關於此一段戰鬥經過，閻錫山先生言之甚明，伊謂：

「我軍先頭撤退大同之後，稍加結集，決定擺脫被動，向平型關方面採取攻勢，最初將敵包圍，解決一部，而敵又增加坂垣師團，我亦將預備隊盡數加上，正在我軍聚殲敵人企圖最盛之時，忽然茹越口方面被敵攻擊，此處最初我方兵力並不少於敵人，當即令楊軍長愛源集合十團兵力，與敵作對戰防禦，勿作一線防禦，與敵死拚，得而復失者三四次，敵我損失，均極慘重；奈敵又以大量軍隊增加，茹越口遂致失守，即速據守鐵角嶺，敵屢攻屢增，兵力優厚，楊軍長率部與敵血戰兩晝夜，並將預備隊三團加入作戰，卒因衆寡不敵，被敵衝破，我梁鑑堂旅長以身殉職，而所部三團僅餘二三百人，犧牲之烈，可以想見。鐵角嶺既破，雁門關後路至爲危急，正擬由平型關抽兵兩旅，

並以劉茂恩部前面敵人尙不甚多，擬將該軍加入，夾擊敵人，命令已下，而當晚九時，鐵角嶺左翼高地，復被敵人奪去，平型關方面亦呈危急，高軍長桂滋亦以劉軍一撤，該軍左翼暴露，絕難維持，而繁峙代縣方面，敵人又衝入甚多，戰事至爲激烈，損失亦重，迫不得已，始決定在五台崞縣寧武等縣佈置弧形陣地，與敵決戰。

自大同放棄，山西北部卽直接感受威脅，惟以雁門關平型關天險，屏障太原，尙可無虞，乃今日并此天險而亦放棄，處於心臟地位之太原，蓋已岌岌乎殆哉！

(四)忻口鎮娘子關之戰

(十月四日至十一月三日)

敵沿同蒲路南犯，自十月四日起與我守原平之姜旅激戰，五日向我三次猛衝，均被擊退，六日拂曉，敵又猛衝，亦被擊退。攻崞縣之敵約二千餘人，於六日上午攜砲二十餘門，向我圍攻，午後三時，敵以猛烈砲火，毀我陣地，七日，敵迫至城西北我軍陣地，八日，夜，我放棄崞縣，於是原平愈形危急，經九日至十一日之連續激戰，我乃放棄原平，是役也姜旅長殉職。

敵自突破原平後，分三路攻我忻口鎮防線，於是戰事導入於更激烈之階段。

十月十三日拂曉，敵機數十架協同戰車五六十輛，砲四五十門，掩護步兵約五千餘名，猛向我南懷化閭莊一帶陣地攻擊，我軍奮勇抵抗。十四日，我各路開始總攻，閭莊，大白水，均有激戰，我軍大勝，敵軍傷亡之慘重，創其進擾晉北以來之新紀錄，我損失亦不少，于董兩旅長受傷。

適於此時，敵人於擄取石家莊之後，沿正太路猛撲雁子關，太原遂成爲敵人沿同蒲正太雙管齊下集中壓迫之目標。惟爲敘述便利計，暫時不談東路戰役，仍談北路。

十五日拂曉，敵坂垣師團之四十二聯隊，以猛烈砲火，向我官村以南陣地及某部高地一帶陣地襲擊，并以步兵千餘分三路進犯，下午二時，敵復集中砲火，以全力向我某部左翼陣地轟擊，砲火之烈，前所未有，致將我前進陣地擊燬，旋即以步兵猛攻，如此，前後猛撲七次，均經我沉着擊退。

十六日，敵三千餘人突入我南懷化陣地，我生力軍增援，與之激戰終日，斃敵二千餘人。左翼我軍與敵在大白水發生主力戰，終日砲火未停，我軍長郝夢齡師長劉家祺旅長鄭廷珍死焉。

十七日，左翼戰況仍烈，十八日，敵三路向我猛攻，一路約千餘人，攻我右翼，被擊退；一路約四千餘人，攻我中央陣地，首以重砲轟摧，後以步兵猛衝，亦被我擊退；另一路敵，以裝甲車三十餘輛，掩護步兵約三千人之數，攻我左翼，並有敵機多架助戰，敵我傷亡均重。

十九日，敵向我右翼猛攻，無進展；中路之敵與我爭奪忻口北五里之官村以南山地，雙方損失均重。

，成對峙之局。

二十日上午，敵攻我右翼之靈山（忻口東約三十里，）被擊退；中路之敵，於下午攻我官村高地，兵力甚重，並施放毒瓦斯與燒夷彈，我蒙重大犧牲，敵乘機即進入官村，並佔據數處高地，於是二十一日之晉北戰事，一度陷於緊張。嗣經我增援部隊數度劇戰，卒將原有陣地奪回。

敵以我方陣勢鞏固，屢犯未逞，且損失甚重，於是增調河邊旅團，天津守備隊，騎兵聯隊等部，加入作戰，沉寂數日之戰事，復於二十五日大作。

二十五日，夜，敵增援部隊向我左翼之盟滕村，澈夜猛攻，我某部陣地被突破，嗣從增援復愾。二十六日，夜，敵我雙方均行全線出擊，激戰甚烈，左翼前面爲敵主力，曾佔領我盟滕村北全高地，嗣被我恢復。二十七日，盟滕村高地，失而復得者數次；右翼之敵，攻我賈村，雙方損失均重。二十八日，敵又全線進攻，迄午夜未止，以中路及左翼盟滕村爲最激烈。

二十九日，敵向我盟滕村陣地，猛攻七次之多，我軍固守原地，奮力抵抗，下午四時，將敵包圍，殲滅二千餘，我某師連日犧牲，所餘亦不足一團。是役發現敵之第十一師團第七十一聯隊，顯係敵以傷亡過重又增新兵之證。三十一日，敵在南懷化下王莊增野砲二十餘門，向我猛攻，烈戰終日，迄晚七時我南郭下南方高地，被敵突破二三里寬，其最高山頭，仍在我手。

十一月一日，敵軍除第二第三第五師團等部外，又新增第十三，十九兩師團，第七聯隊及第十五，十六，十七各守備隊，於二日晚集中炮火，燬我兩鄉鎮，前進約一英里，我據梁山頭拚命抵禦。三日晨，我某師奉命增援，搏戰之烈，空前未有，卒將原陣地恢復，於當日晚，我軍在勝利之情況下，自動向石嶺關（忻縣南四十里）方面，作戰略上之撤退，時娘子關已失守十日矣。

這一次的戰鬥，纔真正是以「血肉築成鐵馬長城」，論忻口之險，遠不及天鎮，雁門，內外兩套長城；論敵人之兵力，使用於此方面者，至少有六萬人乃至八萬人之多，比其前數次衝入察晉要地時所用之兵力，遠爲龐大；論武器之使用，敵人此次已將其所有現代化之殺人工具，全套搬出；論攻擊之猛烈，飛機轟炸，往往竟日不停，砲火攻射，甚或連續數日，不特此也，砲空聯合攻擊之後，即繼之以步兵衝鋒，一次不逞之後，不惜三次五次七次八次之連續來犯，故前山頭之爭奪，血肉狼藉，一陣地之得失，轉輾無數回合。如以往例而論，我們似乎早該偃旗息鼓，棄甲曳兵而逃，但是，事實恰恰相反，我們居然支持了整整一個月之久，就這樣，還是爲了娘子關失陷之後，北路過於孤軍突出，不得不作戰略上之撤退，不然的話，敵人什麼時候能從這一條路打到太原？那還是很成問題的。這一次的成績，不僅表現在時間上的長久支持，而尤在對敵人打擊的沈重，敵人死傷到兩萬以上之多，這不能不算討得了**一筆重大的血債。**

一擊連天地的成績，並不是我們德武營比前時有了什麼進步，在多次場合之下，我們連簡單的手榴彈就笨弱用，情急無奈，只得從叢長草赴前陣，拿起榴把打衝鋒，其情其境，令人可歌可泣！古人有言：「哀者必勝」，這一類的血戰，上自最高指揮官，下至馬伕走卒，沒有一個人不是從「哀者」的心情中，壯大起來的。對日本鬼子太不把我们當人看了，我們非報復不可！就從這裡「必死」的決心中，構成了一道飛機大砲轟不爛，千人萬馬衝不破的堅強陣地，這就是忻口之戰。

忻口之戰，是抗戰開始以來我們中華男兒在西北戰場上第一次的英勇成績的表現。

當然，構成這種英勇勝利的成果的，條件很多，特別是高級長官衛立煌將軍的英明幹練的指揮，與敵後游擊戰的協同動作，這些事，我們在後面將予以詳明的敘述。這裏，先接着一談東路戰事。

對晉東戰事，自敵寇撤石家莊後，即積極作西窺企圖，十月十三日晚，敵軍用岸兵團第八第七兩聯隊，步騎總五十餘人，突破平遙縣，直奔娘子關，除以一聯隊向娘子關正面攻擊外，另一聯隊向南攻犯白溝。我軍子關兵力，奉命撤退，公孫子關垂危時，又不奉命而撤退陽泉，幸我在平漢線良鄉房山各地著有極壯烈之戰績之孫道仁將軍指揮之二十六路軍，急行軍來關搶救，敵入於佔領娘子關外之最高峯雪花山後，即借其飛機大砲機械化部隊之全力，猛撲娘子關，我軍奮勇抵抗，雖血骨滿山谷，而陣地屹然不動。敵以我正面難不易攻，乃轉鋒突白關，十五十六兩日，該處有激戰。某團長身受重傷，而猶激勵

部曲，始終不為所動。敵我全副軍械皆損，而敵人所遭受之損失，尤倍蓰於我，敵人銳氣，爲之大挫。十九日拂曉，敵向我反攻，嗣後，並增到爲滿軍，第三十七師團，約四千人，向我核桃園及大小葛舟猛攻，激戰至二十一日晚，敵將險被逐，乃轉向我核桃園附近高山地帶及關外北峪（娘子關東五里）一帶襲擊。至二十二日午，始向敵退。二十三日，敵我仍相持於白關核桃園一帶，雙方對高地之爭奪，已成爲拉鋸戰。二十五日，敵向我右翼固驛（白關附近）一帶，集中攻擊，以大砲掩護坦克車衝鋒，我軍連日犧牲甚重，左力軍雖開到，因立足未穩，即遭猛攻，卒以陣地工事，被燬殆盡，遂被突破一點，致敵乘隙竄入，我軍以原陣地無法再守，不得不向後稍退，但固驛既被突破，娘子關在地形上已在固驛之後，勢亦不得不後撤，於是二十六日，我放棄娘子關。

（五）保衛太原之戰

（十一月五日至九日）

莊軍保衛太原，要在天鎮大同保衛；保衛太原，要在雁門關平型關保衛；最後的限度，要在忻口以北娘子關以東保衛；而今，層層的藩籬，重重的關隘，都被敵人連皮帶骨的剝去了，只剩下一塊淨肉箇太原，從何處保衛起？就太原薄弱的幾堵城牆，來保衛太原，能夠頂得住敵人飛機大砲的摧殘麼？「事不燒香

「，等到敵人兵臨城下的時候，再去替太原『抱佛脚』，那裏還能趕得及呢？那麼，這裏所謂保衛太原之戰」者，全是爲的不忍忘掉那一些在太原地郊上與兇狂的敵人作血肉的奮鬥的死難將士的忠勇事蹟而已！我軍自十月二十五日晚，由娘子關移至平定陽泉新陣地後，敵以一師圍之衆，對我猛追，二十九日，敵又增加兩聯隊，向我全線總攻，除正面之陣地爭奪外，敵以一部兵力繞道犯賽魚坡頭兩鎮，圖迂迴包抄，斷我後路，三十一日晚，已發生激戰。另一部敵分兵向盂縣進犯，在河底鎮附近，與我激戰。此時，平定陽泉已先後不保，我遂西退移陣地於測石壽陽一帶。敵以我此間大軍雲集，不易攻入，乃復運用其迂迴戰術之故技，繞道壽陽西北之平頭鎮，向南進犯沁安驛（距太原約一百二十里），四日午，已起激戰。

在東路戰事處於敵人如此嚴重威脅之情況下，我原處於堅穩支持之北路軍，亦不復能以孤掌支持遠距離之據點，乃不得不將陣線逐漸縮退，敵人趁步前進，於是瞬息間，太原周郊，烽火飛漲矣。

十一月八日晨，敵以重砲猛轟太原城，敵機亦連番轟炸，九日，北門東門被敵攻陷，我大部隊以勢已無險可守，乃作有計劃之撤退，而參加巷戰之守城部隊，則全部殉國，壯哉！

（六）餘波動蕩下的晉南

（十一月十日至二十七年二月初旬）

敵人沿正太同蒲兩路會集太原，一時期，未曾發一鼓其餘身，一時而驚恐瀕關的心緒，但是，一則受了它本身兵力不夠分配之限制，使牠不敢冒死進攻，二則受了牠在東戰場佔領上海的引誘，牠覺得集中海陸空各方的力量，對南京得手，不恐中圍不作「城下之盟」，短期間即可以收得「一戰果」，無須再在邊區區域分用力，所以把東戰場的兵力轉移到東戰場去使用；三則受了晉東晉北游擊軍的牽掣，當牠在忻口鎮守時，牠管顧了這種滋味，有許多城鎮被我們的游擊軍從牠的手裏奪奪出來，有許多交通線被我們的游擊軍打擊得高接不連後段，上氣不接下氣，因此之故，敵人底武器的轉運，軍食的供送，皆靠的鐵路，鐵路發生了嚴重的困難，如果不是由於娘子關之路的變局，如果忻口鎮再能支持一個相當的時間，說不定會使牠招致了更破滅的結局。這種苦味，牠嘗透了，牠現在要站住脚步，定一定神，回頭來把游擊軍清理一下，然後再討前進之艱危遺三種原因的糾纏，使敵人於佔據太原後，不能願往直前。

但是，敵人爲把守太原這個據點，牠不能不向其左右前方攻取外圍的陣線，所以又作出了攻勢的姿式，不消說，這種攻勢的本質意義，却是爲達到守勢的目的而運用的。

基於此種理由與動作，所以一時間晉南是動蕩了，但是並沒有爲敵人所確定掌握。

敵佔太原後，分三路南犯，中路以臨汾爲目標，沿同蒲路南下，佔榆次太原，擾入平遙介休各地。

東路由和順侵榆社；西路犯汾陽，十二日汾陽已有變化。嗣以敵集中兵力於東戰場，乃將西戰場之兵力東調，計自十一月十七日起，開始北撤，截至十一月三十日止，當達兩萬人以上。

同時，我軍於數月作戰之後，或以損失過重，或以質量差池，種種原因，亟待調整，且晉南新陣地，必須加以充分配置，故於敵人撤兵之後，亦未作積極反攻，不過於可能情況下，收復剛被波擾之若干城鎮而已！

晉省戰事，就這樣交入沉寂狀態。此種沉寂狀態，一直延長到明年（即民國二十七年）二月下旬。始又轉入於激戰過程。

（七）晉北游擊戰的回顧

自平型關雁門關放棄後，我方陣地雖轉移於忻口鎮娘子關之線，但仍有大部兵力儲存於內外長城及各關隘山險之間，繼續抗戰，當我與敵人血戰忻口鎮之時，此項游擊軍之作用，表現頗為偉大，計自九月底起至太原失陷上，敵人在正太與同蒲兩路後方之佔領區域，幾已被我游擊軍奪回大半，而其接濟之被截獲，兵馬車輛之被破壞，飛機及飛機場之被損壞，又無算焉。

十月十五日，我東北挺進部隊，在廣靈靈邱間襲擊敵運輸隊，獲騾馬百餘，大車九十餘輛，步槍數

十，敵傷亡八十餘，被俘三十餘，我傷亡十三人。

二十日，在平型關北小寨村，襲擊敵汽車一百三十餘輛，激戰終日，敵傷亡百餘，汽車被燬數十輛。

同日，我克復易縣涞源交界間之柴荆關，收復陽方口，雁門大同間道路，連日被破壞，敵軍運已大減少，大同完全停車。

十六日，我收復廣靈城，敵向蔚縣逃竄。

十七日，我克服圍城口，殘敵向大營逃竄，平型關圍城口東西跑池一帶，完全入我掌握，我東方挺進隊於同日克復平山城，繳敵彈藥軍用品甚多。

七八日，我收復繁峙，克復曲陽城，繳敵軍糧千担，襲擊代縣以南陽明堡之敵機場，炸燬敵機二十架。

十九日，我一度佔領雁門關，但又爲敵南北夾擊所奪去。

二十一日，我再度佔領雁門關，但又爲敵奪去，我平型關部隊克復靈邱城。

二十三日敵大舉進攻廣靈，我一度退出，我軍襲擊大同以南之周莊，斃敵百餘，毀敵軍用汽車十八輛，又在崞縣以北毀敵汽車二十餘輛。

二十五，我收復廣靈。

二十六日，我克復蔚縣。

二十九日，我騎兵一部攻入廣武城。

總之，此一階段游擊軍之活動，所給予敵人之損害甚大，故敵入於佔領太原之後，即決定以一部兵力返師掃蕩我方之游擊軍，就我方而言，即爲「反掃蕩」，此項戰鬥過程，據彭德懷對新聞記者之報告如左：

「敵軍自從佔領了太原，曾經三次分路進攻八路軍在敵入後方的根據地區域。第三次的圍攻到目前爲止，尙未停止，可是每次却受到了我們英勇的迎頭痛擊。第一次的進攻，是在去年十二月底開始，他們進攻的範圍，是察察晉邊區，這裏除八路軍本身以外，還有組織的游擊隊，有數萬人，已有相當戰鬥力。敵軍由張家口來的，計有兩路，一路由懷安陽原進攻廣靈，一路由派鹿進攻蔚縣，由大同來的經運縣向大營鎮平型關一帶進攻，由代縣來的，直進到晉察冀邊境鐵路沿線，平均爲一千人至二千人左右，但是每一路的進攻，都被我們擊潰，敵入只佔了沿線道站，公路線上某些據點，或某些城鎮，如定襄五台靈邱廣靈涞源阜平盂縣平山紫荆關易縣等城市，至今仍掌握在我軍手中。敵軍第二次進攻是在二月四日一直到二十日左右，由榆次平定壽陽分三路向盂縣進攻，由石家莊向平山進攻，平山是我們失而復得者有兩次，打了稻禾的爭奪戰。由正定向靈壽，由定縣向和陽，分南路直趨阜平，結果都被我們

擊潰了，阜平仍在我們手。敵軍攻正太路以南地區，一共分了六路，主力係由平定經昔陽而攻和順。此外，又派隊伍由壽陽經壺關馬坊迂迴攻擊，再沿一平自榆次向石粉正太路進犯。光復倒騎馬坊，我們在馬坊激戰了兩晝夜，把敵人全數擊潰。由平定發出的第九師團夜夜我軍在東指頭擊退，由內邱攻馬嶺關敵軍亦敗退。第三次進攻的區域是晉西北，敵軍由右玉平魯兩縣以及隴東向渡城和神木兩水河，進攻係一月三日開始，敵千餘由岱岳朔縣兩地方同時進攻，被我軍擊潰。由和林格格邊進攻左雲者，權佔到了右玉，由涼城攻殺虎口的一路，已被擊敗。

(八) 晉中南大戰的展開

(二十七年二月十五日—三月十五日)

敵入爲集中兵力，希圖攻取瀋定之後，遂趨「屈膝」，故以西戰場之壓力，調出於東戰場。但結果，我們不但不「屈膝」，且更移師晉東，擊潰長期宣戰之洪炳。敵入於是又集中兵力，企圖打通津浦線之使南北偽組織合流之後，加緊其「以毒制毒」之政治攻勢之五藉此間攻我心戰地位之武漢，但於淮河南北，又遭我堅強之反擊，使敵入「一籌莫展」。於豫河兩河之中，敵入乃移師平漢向蒲，企圖強攻渡河，攫取鄭州洛陽陝州潼關諸據點，掌握隴海線，然後會合平漢津浦兩路之寇，直下武漢。在此種攻

治軍事的攻略計劃之下，山西局勢遂導入於更嚴重的一幕。

此次敵人攻打山西，是從四面八方下手的，一路從正太路之平定昔陽，南下而攻和順遼縣黎城潞城；一路從平漢路之安陽，西向而攻林縣涉縣壺關長治；一路從道清路之博愛濟源，北向而攻晉城陽城，南向而攻垣曲平陸；一路沿同蒲線直下，南向而攻靈石臨汾，以達風陵渡；一路沿汾陽，西向而攻柳林軍渡，南向而攻隰縣蒲縣，以達河津榮河。從敵人這種天羅地網的擺佈看來，牠不僅是要打通同蒲路，佔據白晉公路汾西公路幾條交通路線，還不僅是要驅逐我們大軍離開黃河以北，牠底最深刻的毒意，簡直是要把我們在山西的三十萬大軍一個不許漏網的完全殲滅在牠底封鎖圈內。但是，這一計劃，終於又被我們英勇的粉碎了。

敘起來這場戰事，是從二十七年二月中旬開始的，到三月上中旬交接之數日內，達於最危險的界點，到三月中旬以後，戰局好轉，我們便反守爲攻反敗爲勝了。這是一個大體的波紋起伏，至於實際的發展節目，則如下述。

二月初間，即傳說敵軍在太原增加三個師團，敵將坂垣由平赴并籌劃侵犯事宜，敵有由晉西犯蒲縣抄臨汾奪潼關的企圖；又傳說平漢綫之敵移於正太綫者有兩萬人。此種傳說，到二月中旬即成爲具體的事實了。自二月十四日起，正太之敵，由平定昔陽進窺潞縣長治；平漢綫之敵，同時進窺東陽關黎城；

同蒲正面之敵，於十五日進佔平遙後，十六日陷我介休；西路之敵，於進佔文水後，分襲孝義汾陽，十七日十八日兩地先後淪陷。

二十九日，東路之敵，越黎城進陷潞城，二十一日，又陷我長治，嗣而長子亦不守，二十五日，陷我屯留，進擾安澤以東之府城鎮，此地距趙城洪洞均近，距臨汾亦不過百餘里而已。

西路之敵，自二十一起，先後陷我石口鎮，川口鎮，雙池鎮，勳香鎮，汾西形勢，突現緊張，至二十六日，汾西即陷於「情況不明」之境。

又在東西兩路同時夾擊之下，中路之敵，又積極向我靈石趙城洪洞壓迫。查靈石界於呂梁太岳兩山脈之間，其隘道寬度不過十里，兩旁均係二千尺以上之高山，成爲天然障障，我方初有意於此固守，故於敵地築有堅強工事，敵軍萬難飛渡。無如東西兩路之敵，早已抄越靈石之後，遂致靈石正面，礙難固守。敵度敵烈混戰之後，至二十七日，臨汾亦以不保聞矣！

當時，另一支敵軍，向山西進犯最爲猛烈，迅速間自東徂西沿黃河北岸佈置了一道長長的封鎖綫，企圖合晉東晉西晉北之敵，對我軍一鼓而合圍消滅，這就是由平漢綫折入道清綫的一支。於二月二十日，我豫西北之敵，即繼續北犯，攻我天井關，二十四日，陷我晉城，向陽城垣曲進犯；另一部，分兩路，於我濟源突破我王屋山一帶陣地之後，以飛機大砲猛轟垣曲，我乃於三月一日，放棄垣曲。

敵又跟蹤西犯，於三月五日左右，經滎陽轉平陸，經縣運城等地，由此，「敵疑為歸」，逼於晉東南至黃河防務，吃緊萬分。

中路之敵，亦呼應南犯，於三月七日，突由一敵，竄營感愛武，向潼關隔岸竄犯，試行強力渡河，情勢之險，間不容髮。當時我自動將鐵橋炸燬，沿國藩路兩側之我軍，奮力夾擊敵人側後，經七八兩日之血拚惡鬥，敵人亦呈疲病狀態，九日，回趨路南陝，卒前撤，我獲大勝，斬獲糧食，敵已現潰退之敗象。十三日，我軍一部由潼關渡河，先後移駐曼渡西北數里上下王莊關口克復，敵一部潰退。嗣蒲沿綫之敵，被我截為數段，陝汾附近，我軍被激戰三晝夜未停，敵傷亡慘重，殘敵手餘說逃至趙城附近地，又被我包圍，殲滅殆盡。於是潼關風陵渡均設難危險則。

二十想起來，這幾天的確是我們的緊急關頭，我們二團所有的力量，所有的可能，都拿出來了，我們所有的陣地，差不多都被敵人奪去了，我們已無退路，敵方，我們的部隊，相互間被敵人衝隔得有許多天攔不通聲息了。但是，我們不能認輸使全盤失敗；我們不能洩氣，一洩氣便會團瓦解；我們不能退出山西一步，一退出山西，不僅山西完了，就是陝西也完了，山西完了，甚而言之，大好中原亦將沉淪。所以我們必須要死拚，那怕是最後仍然沒有希望，我們也必須要死拚最後的一個人與敵人在山西拚到最後一分鐘。當時，我們軍事最高當局下令：凡在山西作戰之三十萬大軍，不得有一兵一卒渡河。凡黃河渡

，又一律封鎖。這種「破斧沉舟」的緊急措置，這種「置之死後而後生」的命令，愈加鼓舞起我們前方將士必死的決心。我們雖然沒有陣地了，但是，我們有的是人；我們雖然失掉了一切據點，但是，呂梁山太岳山依然健在，我們的三十萬大軍就沿着這兩條大山，戒嚴隊散開，一點不放鬆，緊貼着同蒲路來擊，澈底的執行運動戰游擊戰的任務。這樣子，使敵人於匆匆忙忙到了風陵渡的頂點之後，又不得不匆匆忙忙再回頭照顧他自己底後路！這樣子，雖然是潼關在望，但是，黃河之水天上來，渡不得也，使敵人空自悵惘！這樣子，陣綫無限型的突然展開，敵人的兵力越發顯出是不夠分配了，而且將及一月的緊張戰鬥，把敵人的精力，拖拉得不能再往下支持了。爲防範我們長期的而又是不定期的突擊與暗襲，敵人已經從主動的攻勢變而爲被動的守勢了。這一切因素的轉變，纔使得我們轉危爲安，轉敗爲勝。

三月十六日，戰局更現好轉。晉中晉南之敵，已被我軍包圍截擊，成進退維谷之勢。潼關方面，我渡河之部隊，連日在東西王村與敵激戰，敵不支，漸向北撤退。翼城之敵，經沁水向東潰退。長子被我收復，晉城長治之敵，已起恐慌。平漢津浦兩路，我方均獲勝仗，敵不得不分調兵力，搶援兩路之急。正當晉東晉南十分火急之時，晉西之敵，亦南北分犯，西北之敵，先後陷我河曲離石柳林軍渡河磧口，西南之敵，先後陷我隰縣大寧稷山河津禹門口各地，均有乘間抵隙躍馬黃河之意。至三月十一日起，乃分別爲我擊退。保德爲我收復，河曲之敵，退據五花城，柳林軍渡之敵，一部撤退汾陽，黃河

渚崖各渡口，漸無敵踪，河津臨晉亦被我收復，蒲州之敵，經我連日圍剿，向北潰退，我即將該城收復。

在這裏，我們想把正面的戰事，緩一筆來寫，藉機會略一檢視敵我雙方在此次戰役中之得失。

我們費了兩個月的縱橫馳驅殺氣騰天的血戰，敵人這一次在山西得到了什麼？依他的設計，滿以為於數路用兵之後，即可於迅速間把我們在山西的幾十萬大軍，聚殲無餘，同時，渡河而南，橫斷隴海。躍馬中原，會師武漢。結果，這兩種目的，都沒有達到，反而被我們消滅了兩萬以上的兵力，大虧元氣。縱然名義上牠算是得到了一條同蒲路，實際上，同蒲路在牠的手裏，毫無作用，三天兩頭是不能通車。

敵人我們在這一次戰鬥中，得到了什麼？有了什麼進步？

要說第一，我們的戰鬥精神強化了。在這次以前的山西戰事，我們都失敗於戰鬥精神的不夠，我們的將士大半都患着「恐日病」，猜想不到敵人究竟「神氣」到什麼程度，所以一交戰便先自存不住氣，胆怯心虛，即便有再好的陣地，亦難於支持，所以許多地方都沒有認真的打過戰，而莫明其妙的轉讓於敵人這手段這一次不然，敵人很快就沿着黃河北岸把我們在大軍包圍在裏面，好像是要作我們的義務執法官似的，我們又把黃河的渡口，完全封鎖，最高當局又下令不准一兵一卒渡河；同時，我們

萬將士又都認明白了這一次的晉南爭奪戰，關係於國家民族的整個前途者極大，所以非「破斧沉舟」「九死一庄」的和敵人死拚不可。由此，戰鬥精神普遍的高揚，一個個都成爲「泰山崩於前而不懼」的勇士，結果，我不怕敵，敵轉而怕我，所謂「皇軍」，所謂「武士道精神」，所謂「機械化部隊」者，其威風，其魔術，其本領，其一切一切，經我們堅強的試驗之後，原來亦不過如此而已！在以前，我們常常吃虧，傷亡的比例是三與一或五與一之比，就是說我們傷亡了三個或五個，纔傷亡着敵人的一個。這一次，我們拚着幹，而傷亡的比例，反而是二與一或一與一之比，就是說，我們和敵人打了一個「平手」，有的時候，我們一個還要打他兩個，我們已經探着「夠本」了。由此，也證明了一件戰鬥哲理：在戰場上，決不能怕死，怕死一定免不了於死，反而不怕死的人，往往得生。

第二：我們的戰略戰術進步了。在以前，我們常是處於「挨打」狀態，敵人不來打我們的時候，我們守着不動，敵人來打我們的時候，我們等着挨打，敵人不打的地方，我們也不打，敵人從那裏打進來，我們再想法從那裏堵上去，以爲這樣便是防禦戰，這樣便算盡了「消耗戰」的能事，這樣便可以以時間拖得長一點，把空圍守得多一點，其實錯了！這樣無異於活活等死！這一次，我們的戰略，澈底的改變了，敵人沒有來打我們的時候，我們偏要找着敵人去打，敵人來打我們的時候，如果我們認爲時機不適當，條件不成熟，我們寧肯暫時放棄若干據點，寧肯退後一步，避免與敵人對打。這樣變幻多端的閃

躍戰略，是以運動戰爲骨幹，而以游擊戰陣地戰附之。這種戰略的使用，把敵人夷於被動地位，而我們則處於活潑潑的主位，所以在戰鬥中，我們能夠轉敗爲勝。當時閻錫山先生曾於致某公電中，力言運動戰的成效，伊謂：

「此間自變更戰略後，甚覺有效，每日傷亡敵人四五百名至千餘名不等，全體軍官均感到運動戰制敵有辦法。我亦由西而東，由南而北，決不脫離本戰區，全區兵力尙有××萬人，發動民衆，亦甚容易，我對前途，絕對抱樂觀。」

當時戰訊中亦謂：

「山西方面，我軍自採用新戰略以後，敵軍已深入晉南之部隊，三面俱被我軍包圍，後路斷絕，死傷奇重，進退維谷，現在零亂之部隊，到處亂竄，到處被我截擊中。」

這種戰略的實地成功，影響到我們以後全面作戰的策略的訂正。

第三、我們各戰區的動作，協同一致了。敵人的兵力，本來是不夠分配，所以當他集中兵力於某一地區使用的時候，他常是把別的地區的兵力或多或少的調派了去的，他不能於同一時期之中對各戰區發動全面的攻擊，就是有，那也只是偽裝的攻勢，只有一個地方是真正的攻勢。在這個時候，我們應當靈活的發動多面的攻勢，牽掣敵人的兵力，減輕我們某一地區被敵人集中攻擊的壓力，而且這樣四面八方

的突擊，分外可以消耗敵人消耗敵人的精力，決不好讓敵人集中兵力對我們某一點重重攻擊，而我們其他的地方，反像是「西部前綫平靜無事」似的，大過其靜觀生活，這樣子，會被敵人把我們個個擊敗的，而以前的我們，就恰好是這樣。這一次不然，當山西戰事吃緊的時候，我們的平漢綫反攻，道清綫從東面往西面打，截晉敵之歸路，津浦綫亦勝利頻傳，使敵人不能不分兵以援平漢津浦，這樣子，使緊張萬分的山西局勢，爲之喘透一口長氣，隨後，我們再以南岸之兵力，渡河助攻，所以收效極大。這是各戰區平行行動的進步的實證。

以上三點，是我們這一次在晉中南大戰的最寶貴的進步，這種進步，深深的影響到我們以後各戰區的作戰技術與戰鬥精神的改觀。

(九)晉局好轉之諸姿相

(三月下旬至六月底)

山西戰事因我運動戰之成功，與夫敵人之分兵援救津浦平漢，故勝利之鍵，已確實握於我方。詎敵人野心不死，渡河計劃既未成功，乃復欲賈其餘勇，拉蕩我晉南大軍，此誠所謂「貪心不足蛇吞象」也。

我對於敵人之掃蕩企圖，予以極沉重之反擊，首先是四月間之肅清晉東南，繼而是五六月間之肅清晉西南，最後則圍擊同蒲路，茲依次述之。

(甲)：晉東南粉碎敵人的五路圍攻

自我退離同蒲後，晉東南我軍即以沁縣武鄉榆社遼城襄垣一帶爲集散地，向敵作多面攻擊，三月中旬，我克復黎城，陽城，擊斃敵十六師團中島部千餘人，敵石黑部隊亦被擊潰。三月下旬，黎城東陽關間之敵，遭我伏擊，我燬敵汽車一百八十餘輛，繳步槍七百餘支，機關槍十餘挺，敵損失慘重。垣曲之敵步砲聯合千餘名，與我發生激烈之遭遇戰，被斃四百餘，該城亦被我克復，嗣又將濟源以西王屋鎮及封門口收復。

敵人有見於我在晉東南勢力之日形膨脹，認以爲心腹大患，非斬除不可，故發動十個聯隊左右之兵力，以武鄉榆社遼縣爲目標向我圍攻。

東北之敵，約一加強聯隊，於四月八日，由平定循昔陽通遼縣之公路南下，十日敵主力過和順，十一日與我游擊隊發生激戰，當夜該敵佔遼縣城。其另一部則經青城鎮南下，又被我游擊隊圍攻於松烟鎮附近，敵大損傷。十三日，該敵一部進至楊泉鎮，十四日進犯芹泉鎮，企圖與涉縣北上之敵會合，因遭我軍猛烈攻擊，未再南下。十七日，向營陽撤退，中途爲我軍截擊，被斃甚多。

西北之敵，約一聯隊及兩大隊，由祁縣平遙進攻，十日祁縣之敵，推進至子洪鎮，十一日與我軍一部激戰於東西圍城，十三日，我攻佔三賈村白獅嶺一帶，斷敵歸路，我另一部襲擊盤陀鎮，敵不支北潰，沿途被我截擊，狀極狼狽。我乘勝追擊，於十五日收復子洪鎮。

西路之敵，約一加強聯隊，由洪洞出發，於四月四日進佔安澤，我軍爲引敵深入，未予阻擊，五日敵仍東犯，六日於古陽村附近，中我伏擊，傷亡甚大，七日於吉安附近，敵我發生激烈戰鬥，八日敵進至沁源，九日敵主力仍續東進，十日進至沁縣，十一日我軍集中火力，圍攻沁源之敵，殲滅過半，十二日餘敵狼狽南竄，十三日我收復沁縣，十四日我收復沁源，十五日至十七日，南竄之敵，連續被我截擊於西河附近及和川鎮人馬溝各地，損失極衆，二十四日，我收復安澤，敵回竄洪洞。

南路之敵，分別由屯留長治出發，屯留之敵，約四千餘人，以武鄉榆社爲目標，四月七日出動，八日與我戰於余吾鎮，九日敵進至虎亭鎮，十日敵進入沁源，與沁源東進之敵會合，十三日敵大部攻入武鄉，復向榆社前進，十四日，我軍圍攻武鄉之敵，殲滅大半，殘敵竄退河西段村附近。榆社之敵，十五日急返武鄉，企圖援救殘敵，與我巷戰於武鄉城內，然我軍另一部則已於十四日收復屯留，斷敵歸路，十六日，我軍主力圍攻武鄉，肉搏十餘次，敵將全城民房焚燬，並施放毒氣，我軍相當損失，敵亦傷亡千餘人。其由遼縣來援之敵，亦被我半途截擊，傷亡慘重。十七日該援敵並入武鄉縣城，十八日敵終不

支，突圍向沁源逃竄，我軍遂收復該城，一面跟蹤追擊，二十日收復婁店鎮，而我軍另一部亦同日收復襄垣，該敵主力潰竄長治。長治之敵，約一聯隊，以遼瀋爲目標，四月九日進佔襄垣，十日與我軍一部激戰於南娥村一帶，當夜進至西營鎮，十一日至攀龍鎮，十二日於洪水與敵近，遭我軍首尾夾擊，損失慘重。十三日敵進遼縣，與東路之敵會合，十四日爲援助武鄉之寇，乃轉犯武鄉，十七日竄進武鄉城。與敵主力一致行動，然中途被我節節截擊，餘數亦無幾矣。

東路之敵，約兩大隊，由涉縣出發，以遼瀋爲目標，十一日進至蘇田鎮，遭我軍激烈阻戰，該地帶全爲崎嶇山路，我據險而守，敵人終未能與南下之寇相會合，至十八日敵仍循原道，撤回涉縣。

經敵人此次圍攻的結果，我晉東據點，不但未被侵沒，且極度擴展，除榆社，武鄉，沁縣，沁源，屯留，長子，襄垣，安澤，遼縣，爲我收復外，復於二十六日至三十日，經長治張度鎮高平丘家峪陽城等地激烈戰鬥之後，連將黎城潞城和順涉縣高平東陽關各地收復。至五月一日，敵人在晉東之最大據點——晉城，亦被我克復，於是晉東完全肅清，掃蕩我者反被我所掃蕩。

(乙) 收復榮河重要據點

晉西我軍自離開同蒲線後，即以鄉寧吉縣永和石樓爲集散地，向各處之敵攻擊，敵人於三月中旬開始，以蒲縣之敵爲主力，合潞山河津雲龍關大寧等地之敵圍攻鄉寧吉縣，以汾西中陽等地之敵，攻我永

和石樓，企分擊而殲滅我晉西之軍。

三月十四日至十八日，蒲縣之敵，步騎三千餘人，砲十餘門，汽車六七十輛，向西進犯，與我在創城鎮井溝鎮之線，連日激戰，我斃敵五百餘，繳獲步槍百餘支，輕機槍七挺，砲兩門及其他軍用品甚多。十九日，我與敵續戰於井溝鎮，斃敵六百餘人，殘敵竄據山地，企圖頑抗。

大寧之敵與由蒲縣西犯之先頭部隊會合，於三月十五日以吉縣爲目標進次，十六日與我對戰於大小四宮，十七日激戰於人祖山和尚嶺一帶，斃敵七八百名，十八日戰於車城村，十九日吉縣淪陷。

蒲縣之敵，另一部向西南進犯，三月十七日夜佔兩驛村與由黑龍關南來部隊會合，十八日進至石頭山之屹台頭附近，爲我軍阻止，十九日激烈對峙，二十日晨，我爲誘敵深入，及腰擊敵人計，讓開正面，是日敵即佔我鄉驛城，但其受損極大。

正適大寧敵攻我吉縣之時，我即繞道敵人之後攻大寧，曾於二十一日，一度克復大寧，旋被奪去，我又於二十九日拂曉，圍攻大寧，敵不支，潰退午城，中途又被我某部截擊，被斃五六十名，我即收復大寧。

整據吉縣之敵約千餘，四月四日晚一部向候鎮移動，被我攻擊，仍退保吉縣，五日我攻入吉縣城內，經激烈巷戰之後，即將該城收復。

四月十六日，我進攻鄉寧，敵被擊潰，向稷山退却，我遂收復縣城。一面跟蹤窮追，於二十三日夜追及痛擊，敵被斃甚衆，被俘八十餘名，步槍被繳百餘支。

五月初旬，我軍圍攻蒲縣，敵由臨汾數度向蒲縣增援，均被我軍半途截擊，目的難逞，經週餘之戰鬥，終於九日晨棄城潰竄至黑龍關。我當即收復蒲縣，嗣又於二十日收復黑龍關，敵六七百完全被殲，查蒲縣爲敵人對晉西侵犯之中心據點，今並此而亦失去，則其弱勢可知矣。

進攻我鄉寧吉縣之敵，被我分別擊退，已如上述，茲進而注視圍攻我永和石樓之敵，其成績又如何？隰縣永和石樓居山西西部中心，北控離石軍渡，南握午城大寧，東進則爲同蒲鐵路之中段，西進則爲橫穿陝西之要道，故敵於三月下旬開始，卽向此一區域進攻。

以隰縣爲目標之敵，三路分犯，一路約兩大隊，由汾河西犯；一路約一大隊，由雙池鎮南犯；另一路亦約一大隊，由午城鎮北犯，於三月三十一日，陷我隰縣。

以石樓爲目標之敵，約兩大隊，由中陽南犯，另一大隊之敵，由大麥郊西犯，於四月三日會陷石樓。

隰縣石樓既陷，永和受兩路之敵合圍，於四月三日亦淪敵手。

此方戰事，敵以三聯隊之衆，分經數路，企圖殲滅該地我軍，我軍爲免除主力損失，不作縣城之爭

奪，專以游擊方式，困疲敵人，敵終不支，故六日我又收復石漢，八日收復永福，十二日收復關縣，並追擊各路退却之敵，敵大受損失。

盤據於河津榮河等地之敵，於四月間即與我由河西渡河之部隊，不斷接觸。於五月十三日，我收復臨晉猗氏，萬泉，十五日，我收復榮河，敵主力退守河津城，企圖頑戰待援。查榮河自三月底晉戰轉變後即為敵盤踞，特為重要據點，今既收復，我軍士氣益加壯旺。

此時，我汾河南北之部隊，即夾擊河津，稷山，新絳，一線之敵，五月三十一日拂曉，我軍攻入稷山城內，與敵作激烈之巷戰，斃敵極衆，嗣即將該城收復。河津新絳兩城之敵，更為孤立，除困難兩城外，已無絲毫活動能力矣。

(丙) 痛打回蒲路的宵權

很明顯的，敵人對山西的慾望，是一步一步的縮減了！纔上來，好像是一陣狂風暴雨，恨不得頃刻間吹翻大好中原二百餘州的中國政權，到後來，牠知道這種企圖是不容易的，所以退一步着想，想着闢起山西大門，把中國的軍隊肅清一下，先求山西一隅的穩定，那曉得這種退步的着想，仍然是辦不到，於是，「卑之無甚高論」，牠想着暫時能夠把回蒲路的大動脈保持住，也就「於願已足」，就這樣，仍然是辦不到的。我們的軍隊於粉碎了晉東南的圍攻以後，於肅清了晉西南的殘敵以後，共同的任務，自

然然就是要打斷同蒲路。這種工作，主要的是從五月初旬開始的。

我晉南部隊配備就緒後，開始向敵總攻，同蒲路沿線永濟至臨汾一帶，均有戰事，五月八日，夜，尤爲激烈，我軍均迫近鐵路兩側，游擊隊將鐵路破壞數段，敵運糧發生絕大困難。九日，我永濟北之部隊，與敵戰於張營鎮附近，極爲激烈，敵傷亡已達千餘人，我亦有壯烈犧牲。十日，敵向吳王渡一帶反攻，激戰甚烈。十四十五兩日，我向臨汾運城之敵猛攻，敵死傷甚衆；同時，我高部在霍縣靈石間不斷破壞鐵道公路電線，同蒲路已一週不能通車，敵接濟發生恐慌。至趙城以南敵，亦被我軍截成數段，陷於重圍包圍中。十九日，運城仍在我包圍中，我攻永濟之部隊已抵城郊，安邑運城間之鐵路被我破壞多處，敵增援無望。候馬車站曾一度被我克復。聞喜車站，日前敵增援反攻，一度陷於敵手，但經我軍猛烈攻擊，十九日夜仍爲我軍收復。二十日，夜，盤據虞鄉車站之敵，被我完全殲滅，並奪獲大砲一門，步槍數十支。二十一日，我乘勝向虞鄉城進攻，敵不支，向東北狼狽逃竄，我於當日午收復該縣城。我另一部，亦於二十日克復襄陵。竄擾候馬東南馬家山敵約八百餘，二十一日被我包圍痛擊，被斃六百餘。二十四日，芮城殘敵二百餘竄至谷李溝，被我完全殲滅，並獲大砲三門，步槍百餘支。二十八日，我猛攻永濟之敵，敵不支，於當日深夜向東北逃竄。我於二十九日午，收復永濟縣城。三十日，永濟東竄之敵千餘，汽車百餘輛，在解縣附近被我腰擊，潰不成軍，三十一日晨，解縣之敵突圍向東潰退，

我軍即收復該城。

六月初，沿同蒲路之陽曲鎮，梁上村，永椿村等地之鐵路，又被我游擊隊破壞七八里至一二十里不等，於是敵人苦心經營之同蒲通車，又歸幻滅。

六月五日，我總攻曲沃侯馬，戰鬥異常激烈，經反復肉搏，卒將侯馬兩關奪回，繼即進佔車站。曲沃之敵，被我圍攻多時，極形恐慌。陽汾之敵，亦在我包圍攻擊中。至六月中旬之後，晉南各據點之敵，悉經我分別圍圍，交通斷絕，給養艱難，於是不得不用飛機，由空中接濟聞喜安邑運城曲沃侯馬之敵。這才真正是「靠天吃飯」呢！

現在推算起來，經晉東晉西晉南三方面「反撻蕩」戰役的結果，敵人傷亡，至少在三萬五千人之數；再把從二月中旬起敵人之大規模進攻的結果合算起來，傷亡數目，至少在六萬人以上，而所得的「戰果」是什麼呢？僅僅是從榆次到臨汾一段短短的如同乾骨頭似的經常不走火車的同蒲路而已！

(十) 一陣迅速間被消蝕了的攻勢

(六月底至七月底)

敵人爲挽救其在晉南之頹勢計，乃於六月底由道清路向西及由正太路轉同蒲路向兩增兵，初起約曾

四聯隊之衆，後又連續補加甚多，對我太行山太岳山兩山區域之陣地，作弧線形的圍攻，企圖完成其第二次掃蕩晉東南之計劃。

先是豫北之敵，集中道清路，再分兩路進攻山西，如同第一次敵人由道清路攻山西的路線一樣，一路由博愛突破天井關進窺晉城，一路由濟源突破王屋鎮進窺垣曲，如垣曲順手，則一直向西南發展，抄襲運城以南之我軍背後，如此則曲沃侯馬之敵，即可「脫穎而出」。

由博愛進犯之敵，於六月廿九日陷我天井關，繼續西犯，於卅日陷我晉城。嗣復於七月二日陷我陽城，繼即向沁水移動，於七月六日西向與曲沃侯馬之敵合，七月八日，曲沃之敵曾一度與我有激戰。十四，十五，十六，十七等日，我與敵戰於安邑聞喜夏縣絳縣諸地，因之，前曾於七月三日被我收復之安邑及七月八日被我收復之聞喜，至此又淪敵手，惟安邑以南諸地，仍在我手。

由濟源進犯之敵，則荆棘叢生，一舉足便被我用力拖住，其寸步難行之苦，較之晉城北犯之敵，差之天淵矣。溯敵自濟源西犯，沿道被我截擊，已受損甚大，侵據封門口後，於七月二日繼續西行，與我激戰於蒲掌鎮附近，敵以步砲聯合，兼以飛機二十架助戰，激烈異常，我官兵奮勇抵抗，敵未得逞。三日四日屢向我兩羊圍一帶猛攻，雙方肉搏，死傷均重，敵因屢攻不逞之心，施放重疊瓦斯彈，我官兵中毒傷亡者甚衆，但陣地依然穩固無恙。八月九日敵增兵甚多，與我仍在垣曲以東邵源鎮以西對戰，十一

十二日，邵源嶺之敵已陷入我包圍網中。十四十五等日，此間仍有戰爭，總計十餘日之戰鬥，敵軍傷亡當在兩千人以上，而封門口等地之後路，又復被我包圍截擊，敵人前進無力，只有後退，於是於十八日左右開始撤退，仍向沁陽等地結集，一面調整，一面等待機關，再行活動。我乃於七月三十日收復晉城。敵人本來是爲的挽救晉東南的局勢，所以有此次的增兵，而其結果，我們在晉東南的大軍，依然健陽在，而敵人徒自將數千之衆送死，實在是「得不償失」。

在此期間，晉南正面自運城以南，晉西晉北諸地均無較大戰爭之可言。

(十一) 飄虛迷離游擊對游擊

(八月初至十二月份)

敵人佔領山西的企圖，因其兵力不夠，已經表現出渺茫無望的樣子了，連二接三的攻勢，都被我們打退了，所以他不能不改變戰略。牠或變成什麼樣的戰略呢？由於牠不能確有把握的佔領山西同時又不願輕輕放棄已得的據點的兩種原因的交錯，使牠決定要和我們在山西形成一種相持的局面，而其所以達成此目的辦法，即是學我們打游擊，在牠看起來，用這種方法來對付我們，大概就是所謂「以毒攻毒」吧！

這一個期間的山西戰爭的特徵，就是本質上不願意打，而表面上又不能不打，表面上打來打去，而

實際上等於不打，一點積極動作的意思沒有，却故意「虛張聲勢」，使戰局弄成飄忽不定的樣子，令人「莫明其妙」，藉此分散我們的兵力，以便於集中他自己的力量，好來奪取某一「意中物」，這正是當他進攻武漢的時候啊！

敵人「虛張聲勢」的作法，繁複的從而又通俗的很，這差不多是在「三國演義」時代，就有人幹過了。他覺得我們是較比着害怕真正的敵軍，而對於偽軍却是「滿不在乎」，因此，他把「偽軍」都改變成「敵軍」的裝飾和番號，以混亂視聽，張大聲勢，這是他利用人的裝飾以「虛張聲勢」的辦法。

敵人的數量很少，他怕我們看穿他處「人少」的弱點，所以他就地強迫當地的老百姓，加入他底隊伍裏邊，那怕是這些老百姓沒有訓練沒有戰鬥力，都不要緊，反正只要有一大羣像是浩浩蕩蕩的人馬，足以欺蒙我方軍事情報，就算是目的達到了，這是他利用當地土人以「虛張聲勢」的辦法。

敵人的兵力不夠分配，他怕我們包圍他或奪取他底據點，所以他忽而化整爲零把兵力散開，忽而化零爲整把兵力結集，忽而把曲沃侯馬的兵力向南移動，忽而把永濟虞鄉的隊伍向北撤退，忽而西打稷山河津，忽而東擊垣曲平陸，忽而在風陵渡，一陣大砲轟瀆關，忽而在柳林等處窺陝西，忽而攻打茅津渡魏城西，這是他利用人的調動與放棄焦點的轉移以「虛張聲勢」的辦法。

當然，還有別的隨機應變的辦法，這些辦法雖然是層出不窮，但是，給我們的認識只有一個，就是

：敵人確實走到了「捉襟見肘」的窮境了。

在八月份裏邊，除了這些「虛張聲勢」的表演以外，簡直可以說沒有多大的戰爭。八月初，開喜安邑之敵向蓮城集中，八月中旬之末，敵人陷我永濟，二十一日攻我芮城平陸，三十日陷我風陵渡。我則於本月三日克服離石，可紀者如此而已。

九月份初旬，我反攻風陵渡，於七日收復該地，繼續前進，永濟虞鄉之敵，自動向安邑運城方面撤退。於是由風陵渡渡河之佯攻姿式的一幕鬧場，另一幕則是由茅津渡渡河的偽攻演習。

九月中旬，結集安邑運城之敵，向東南攻我張店鎮，企圖奪取茅津渡，經十六，十七，十八等日我方的抵抗，此一幕又告一段落。

同時，敵人攻我晉西之中陽柳林，繼復進佔軍渡，且囑言敵會寺內親到晉西指揮，好似渡河而窺陝西，已具決心的樣子，但經我方應戰之後，敵人則又紛紛東退，我於廿日及廿四日，收復柳林軍渡，此一幕諷劇，又告中止。

九月下旬，晉豫邊分三路三度會犯垣曲，一路由絳縣南犯，在絳縣以南橫水嶺一帶被阻；一路由高平一帶西犯在垣曲城東與我激戰；一路由蓮城安邑東犯，攻我張店鎮，企圖斷我垣曲後路，但被我擊潰，損失不小。卅日，我與寇戰於橫水以南，被我伏擊，敵傷亡六百餘人。十月二日，戰於皋落鎮，當

晚我克復該鎮。東面之寇在蒲掌硤石一帶，被我痛擊，死傷約達二千。自十月四日起，各路之敵，分頭潰退，我遂於十月十日收復垣曲。

十月份全月，戰事多偏重於晉東北，敵人此次之企圖在於縮壓我五台山區域的部隊之活動範圍，以五台山爲匯集點，由四面八方向我圍攻，同蒲北線之敵，由原平忻縣向東壓迫，正太路之敵，由陽泉孟縣向北壓迫，定襄之敵向東北壓迫，崞縣之敵向東南壓迫，代縣繁峙之敵向南壓迫，阜平龍泉關之敵向西壓迫，於上月廿九日，孟縣代縣之敵已由南北分別發動，於本月一日起，定襄之敵已逼近河邊村，於三日進佔五台城，同時，崞縣之敵亦於二日來犯，廣靈之敵，亦與我戰於馮家溝，我斃敵八百餘。七日，八日，九日，五台城東之耿家鎮豆村鎮，繁峙東之沙河鎮，已有激戰，我斃敵千餘，十二日，阜平亦被佔，十四十五等日，五台山周近發生激戰，柏蘭鎮之敵施放大量毒瓦斯，但我軍奮勇抵抗，激戰至深夜，敵不支於十六日晨向孟縣方面潰退。十八日，龍泉關之敵被我擊退，向阜平回竄。十九日我克復台懷鎮，繼續向西南壓迫，於二十日斃敵二百餘，殘敵分兩路向沙河鎮五台城逃竄。二十一日，我夜襲南茹村，斃敵二三百名。二十五日我晉邊東面部隊全線反攻，一部襲入曲陽，一部襲入阜平城，與敵發生激戰，斃敵百餘，二十六日，曲陽之敵五百餘，被我擊潰，阜平敵亦敗退，廿七日，阜平被我收復，同時，侵犯河邊村之敵亦退集忻縣。至本月底及十一月初，五台城以西之敵，陸續向忻縣崞縣集中，

人數約五六千，企圖轉犯晉西北。至此，晉東北之局勢稍穩，而晉西北隨之見案。

十二月份至十二月份，均無較大之戰事，所可記者，惟十一月初，敵人於由五台撤兵後，集中於忻縣厚縣定襄一帶，進攻晉武，於九日，我退出晉武，在西北一帶，與敵對峙。此外，晉南晉西各處之敵，均互相調動，故作疑兵，實際上無積極意味之可言。

（十二）點綴新年呂梁山展開血戰

（一月份）

民國二十八年來到了，山西敵人依然沿襲着飄忽迷離的戰術在變花樣，這個花樣在呂梁山上開始表演，表演的節目和景緻比較繁複熱鬧，所以我們另開了一個標題，其實，本質上與前一個標題的作風，是完全一樣的。

去年年底，晉西大雪甫止，敵陸續將各處分散的兵力調集汾陽六七千，洪洞趙城三千，臨汾六千，曲沃侯馬新絳三千，河津稷山二千餘，大舉向晉西來犯。第一路以汾陽孝義為根據，由兌九經大麥郊南撲隰縣，西越石樓，竄抵新關渡。第二路以臨汾為根據，經東西蘆曲孫曲土門黑龍關，西撲蒲縣大寧等地。第三路由襄陵西進，佔前後郭家莊，經我迎擊後北竄，在枕頭南坡池以西展開血戰，敵乃經由秦王

嶺與黑龍關之敵匯合。第四路，曲沃侯馬新綏敵北佔泉掌三泉趙康等地，我軍一部由峪口南下，另一部北進稷王山，南北夾擊，敵遂躊躇難進。第五路以河津爲根據，經樊村固鎮西澗口西坡鎮毛子景北進，以主力西攻禹門，嗣我將禹門收復，敵竄據師家灘，並東佔娘娘廟，集擾鄉甯吉縣，再由吉縣分兵，犯我小船窩渡口。

我軍於七八兩日，向敵反攻，勢如破竹，連戰皆捷，於七日我收復大寧，八日晚，我衝入吉縣城內，與敵發生激烈巷戰，嗣我另一部將附近山頭全部佔領，敵不支，星夜潰竄鄉甯，我即收復吉縣，嗣復相繼收復鄉甯蒲縣。此時，我軍另一部已將黑龍關之敵人退路切斷，向西深人之敵與同蒲路失掉聯繫，經我大軍壓迫，遂不得不狼狽向河津方面撤集。

敵人撤集河津之後，有衆三千餘，又犯我禹門渡口，十日左右在東禹門激戰甚烈，敵數次衝鋒，均被我軍奮勇擊退，敵傷亡極重。於是呂梁山之一幕停場。

這裏，我們把中條山的一段戰事，順便寫下：敵人犯呂梁不逞，乃又移用兵力於中條山，自廿三日起，安邑運城解縣之敵第二十師團主力步騎約四千餘人，山野重砲三十餘門，分向我中條山，磨圍，馬家嶺，黃草坡，黃龍嶺陣地進犯，我軍奮勇迎戰，自晨至暮，斃敵六七百人，我亦頗有傷亡。二十四終日激戰，二十五日，我將二十里嶺之敵，全部肅清。惟另一隊敵，由虞鄉經萬城對解縣永濟之敵，東西

呼應，其勢頗熾，但至一月底亦沉寂無聲矣。

(十三) 西部前綫無大戰

(二月份)

一月下旬，由晉陽侵入和順之敵，以遼縣爲目標，繼續南犯，共分三路，中路二千餘，於一月廿九日，沿公路向遼縣進犯，當晚進至遼縣北之殷家莊，右路敵千餘，同時由和順西分兩路南犯，一路經前掌，馬家莊，進至下冊附近，另一路經陽光店，該兩路敵於卽日黃昏，進抵遼縣下冊莊左村與夏村一帶，與我激戰；中路敵千五百餘，經拐兒向遼縣西犯，二十八二十九兩日，被我沿路截擊，斃敵甚衆。三十日拂曉；三路會攻遼縣，該地於當日陷落，敵以千餘繼續南犯。二月七日，我與敵在遼縣城東南一帶激戰，嗣後此間戰事漸沉寂。

至於同蒲路方面，霍縣之敵，增至六千餘，敵師團長谷口到霍指揮，一月廿八日，分三路犯我沙窩，上午被隔，下午卽被我反攻克復。

此外，二月份內無大戰，敵人除頻繁調動，虛張聲勢外，則於其佔領之重要據點，緊修碉堡，而我則儘量破壞其工作進行。

(十四) 截雲朦朧撲西北

(三月份)

三月初，敵人圍攻靜樂，捲起了晉西北的滿天風雲。查敵人圍攻靜樂，六路共達萬餘人。由離石北犯之敵兩千餘，陷大武鎮後，主力移向峪口前進，北侵三交鎮，我爲牽掣敵之前進，連日攻擊由中陽至離石之公路各據點，將金羅鎮西山王家垣孔家山之敵，完全擊退，我挺進除在大武西南馬家山斃敵五百餘，截獲子彈萬數千粒。嗣我軍收復峪口之後，向南挺進，六日迫至大武鎮，七日午克復該地，於八日又被增援之敵奪去。由武南犯之敵，侵入李化堡，沿途被我軍截擊，死傷枕藉，二日午，我克復分水嶺，將敵後路截斷。由忻縣西犯之敵，約一千三四百，分三路前進；由陽曲西北犯之敵，約一千七百餘，分二路前進，晉縣陽曲之敵會於靜樂城東五十里之康家會，合股西犯。由交城北犯之敵，約九百人，由磁窯溝前進。由太原西北犯之敵，於本月一日即與我軍戰於該縣屬之要子溝一帶。

此數路會犯之敵，於五日陷我靜樂城。我軍原於四日圍攻靜樂縣北永安鎮之敵甚爲得手，斃敵官兵三百餘，正進行聚殲餘敵，殊五日下午一時，康家會合股來犯之敵，擊我側背，我只得分頭應戰，致予永安鎮之敵以突圍南竄之機；於當日下午六時，此南竄之敵，乘隙攻入我城內，靜樂城之失守，過節如此。

八日晨，侵入靜樂之敵，以步騎炮千餘經王灣莊西犯，下午先頭抵嵐縣東北地區。九日，晉援之敵在靜嵐大道，中我伏擊，死傷百餘，嗣敵機趕到，低空掃射，該敵遂突圍西竄，與犯嵐之敵會合，共集衆二千餘，砲十四門，兼以飛機助戰，由晨相持至十時，嵐縣被陷。

敵佔嵐縣後，續向岢嵐推進，當被我軍痛擊，分兩股竄回嵐縣。三月中旬，陷嵐縣之敵，大部被我殲滅，少數已退靜樂，我即圍攻靜樂，嗣敵除以少數守城頑抗外，大部突圍東撤。

利民堡之敵約千餘，於九日侵入我神池後，仍向五寨竄擾，有與靜樂之敵南北呼應會犯岢嵐與懸勢，十六日我將神池克復，殘敵回竄。武，我即將武包圍。

離石之敵，被我軍包圍數日，十九日經我猛烈反攻，一部衝入城內，展開巷戰，敵全部被我擊潰，離石當爲我克服。

晉西北經此三週內之連續戰鬥，敵均已失敗，於是戰雲瀰漫之一角，復歸沉靜。

(十五) 同蒲路南段的爭奪

(四月初至五月中旬)

先是敵人攻勢於三月下旬之末發動同蒲路南段戰事，企圖「掃蕩」我中條山部隊，至四月上旬，

其攻勢已疲，我乃於四月中旬之部，發動「反掃蕩」之攻勢，向聞喜襄城絳縣解縣等處之敵，積極打擊，同蒲路被我破壞甚長，敵人運動維艱，恐慌萬狀，嗣敵人又調濟他處之兵力來援，戰事乃移於膠着狀態。茲將其經過，敘述於下：

盤踞晉南三角地帶之敵，自三月二十六日，分由韓陽虞鄉運城安邑夏縣等地，大舉進犯我中條山，其韓陽虞鄉之敵，已陷我芮城，復與解縣之敵，於三十日合攻陷南鎮，與我軍在大溝南激戰甚烈，斃敵四百餘名，敵不支，向陌南鎮潰退，我乘勝追擊，遂於四月一日克復陌南鎮，敵分兩路逃竄，一路約千餘人，傷兵三百餘，經二十里嶺竄往解縣；一路約七八百人，傷兵二百餘，經朱呂村西竄。

另一部敵，係由運城安邑等地調集約三千餘人，由張店鎮兩犯，企圖佔據我平陸茅津渡等要點，三月三十日，由大坪頭大臣村分犯茅津平陸，與我軍在南坡村子頭村遭遇，敵機多架掩護助戰，并施放毒氣，搏戰至烈，經我某部由大坡頭側擊，迄晚敵退大臣村，我繼續追擊，斃敵八百名以上，敵潰不成軍，全撤至聞喜一帶整理。

我軍確實着穿敵人的虛弱，乃於四月十日全綫大舉反攻，夏縣成爲激戰重心，北面握掌鎮尉郭鎮，南面官莊等地，血戰最烈，我另一部軍繞抵城郊，圍攻夏縣，其他如解縣運城聞喜絳縣等地，全在我包圍綫中。

十一日，尉郭鎮懷寧鎮之敵，被我殲滅大半，尤以在寧鎮方面，我軍發揮絕大威力，聞喜寇於十二日以精銳五百來援，中途被我包圍，在火網下遭受重創，拚死突圍，至十三日晨，生還者不及半數。同日，我軍另一部攻入翼城北關，與敵巷戰甚烈。

十三日，我砲兵於進攻夏縣之役，發揮極大威力，共斃敵五六百名。同日，翼城之敵二千餘，向我反攻，經我運用機動戰術，將敵擊潰，十四日，敵棄城竄向浮山。

十五日拂曉，曲沃敵千餘，擬營救翼城之敵，在南樊鎮大交鎮（翼城南）與我軍遭遇，激戰至午，敵以傷亡過重，大部狼狽回竄曲沃，一部潰竄翼城，我則挺進至東西浮圖西王村之綫（翼城附近）與敵激戰。同日，聞喜之敵，增至二千餘，在聞喜東南部與我激戰。

十六日，我軍攻入絳縣縣城北關，並將曲沃翼城寇之交通切斷，絳縣東兩橫嶺關西南橫水鎮，夏縣及其北面之堰掌鎮尉郭鎮，安邑東南之張店鎮，解縣及芮城北之二十里嶺，均在我猛烈圍攻之中，安邑寇曾兩度往援張店鎮之寇，均被我擊回。

十七日，我軍收復聞喜東南之大小澤村時，敵遺屍遍地，狼狽情形爲山西抗戰以來所僅見，敵已由南北各據點增援。

十八日，我軍復距翼城約三里之中衛村，進圍翼城。同日晚我在夏縣西南面施行夜襲，破壞安邑北

鐵軌數節。

十九日，襄城西南秦崗鎮之敵千餘，被我擊潰，分向曲沃翼城潰退。

嗣後敵人爲挽救其頹勢，不斷增兵，故晉南三角地帶自四月下旬即漸轉入於相持局面。

翼城北之浮山，有敵千餘人盤踞，自三月中旬起，經我軍不斷襲攻，死亡甚多，其大部均已西竄，殘留城內之敵尚有五百餘，我軍乘機於十七日下午四時向該敵分路合擊，激戰三小時，敵已傷亡三百餘，殘敵向臨汾逃竄，我軍於當晚克復浮山城。二十三日復陷敵手。二十六日，我軍再向浮山安澤之敵，聯合進擊，擊踞浮山之敵，當日在席家園被我殲滅七百餘人，敵陣容紊亂，我乘勝進駐蘇堡大寨間，遮斷敵軍交通，二十七日晨，我各部一齊總攻，激戰竟日，至二十八日，浮山安澤相繼克服，殘敵向臨汾洪洞潰退。四月初，敵由臨汾洪洞分調援軍，經數次激戰，浮山安澤兩城，又陷敵手，但我軍在安澤一役，激戰至烈，敵指揮官米川司令於此役授首。四月三日，我又收復安澤縣城。七日，浮山附近，敵我激戰甚烈，敵傷亡達七八百人，我分頭向敵壓迫。十四日，我再度克復浮山。嗣敵又由臨汾增援，我乃轉移城外作戰。廿八日晚，我各部會師浮山城郊，向城內之敵猛攻，砲火至爲劇烈，激戰終夜，將據城之敵，消滅過半，我軍即於二十九日晨衝入城內，午時敵復增援，我軍因傷亡過重，乃移至城郊作戰。

介休之敵約五千人，由敵酋杉山指揮，於四月二日三日分五路向我王和鎮進犯，其企圖似在侵擾晉

東南，牽制同蒲路南段五里之兵力，隨而為晉南之敵所困。平遙神廟之敵約六千，亦與介休敵之勤勞爲呼應，於十一日晨由峪口子洪口一帶向我攻擊。十三十四等日，與我戰於沿口晉公路之盤陀鎮南關鎮水分嶺諸地，我斃敵甚衆，十五日，敵一部竄故城鎮，中我伏擊，被殲殆盡，攻勢已疲。太谷寇一部竄白晉公路東之李家岩犯馬嶺關，圍趨榆社，十五日激戰至烈。榆社寇一部向東南犯，現正太路南至長凝鎮，遭我痛擊，死傷甚衆。

此時我軍乘敵人東犯後方空虛之際，進圍太谷祁縣兩城，十六日已迫近城郊，敵人陷於進退維谷之境。至本月下旬起，我即收復馬嶺關，向太谷挺進，白晉公路被我切斷，犯沁源之敵，經我堵擊，回竄平遙，王和鎮已無敵蹤。倭入盤陀鎮故城鎮之敵，被我連續猛擊，棄屍遍野，殘敵竄退分水嶺，我乃收復故城等地。

至於同蒲鐵路本身，靈石以南，臨汾以北，經我於四月中旬起，不斷破壞，搗毀路軌共計七十餘里之長，炸毀橋樑涵洞及險要路基多處，四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臨汾以南之柴莊鐵橋又被我炸毀，高顯車站附近路軌，被我徹底破壞，據軍事工程家觀察，同蒲路在兩月之內，無通車之可能矣。

除同蒲路南段戰爭以外，五台區之爭奪戰，亦爲五月份之重要事件。

自五月初起，平漢正太同蒲等綫，敵陸續抽調約一萬五千人，向晉冀察邊區內深入掃蕩，企圖打通

五台至大營，及易縣至涿源交通，綜計月初以來，敵我在晉冀察邊區連續作戰三十餘次，卒將五台東治豆村東犯，大營沙河南犯，定易二縣西犯之敵，各個擊破，尤以台懷鎮北及大龍華之捷，收穫爲多，我共擊敵千餘人，繳獲兵器亦甚多。

(十六) 晉西柳林軍渡之戰

(六月一日至十日)

晉西敵以兩萬之衆，於六月一日起，由中陽離石分三公路向柳林取大包圍形勢，企圖掃蕩我軍。我卽運用新戰法，到處予敵以夾擊，側擊，夜襲，先在離石大道王老婆山附近擊斃敵千餘，將敵右路擊潰後，復在左路虎頭莊等處，與敵激戰三晝夜，斃敵五六百，敵進佔三交鎮之企圖，亦被粉碎。其中路敵萬餘，由李家灣金羅鎮下棗村等處分路猛犯柳林，並以飛機十餘架助戰，我軍在柳林附近與敵相持，血戰四晝夜，我突出敵人之包圍網，轉至外線，與我南北兩路大軍取得聯絡，乘敵立足未穩，向敵猛烈反攻，並派有力部隊斷絕離石與柳林間之交通，敵以後路斷絕，恐慌異常。九日，我軍各路同時反攻，軍渡之敵，首被擊退，沿途遭我側擊，狀極狼狽，軍渡以東穆村薛村楊家坪等處，更遭我軍壓迫，同時，我并向柳林猛撲，敵連絡被切斷，十日晨，敵棄柳林竄向離石，我卽克復柳林，至此，晉西戰事告一段落。

(十七) 中條山大度粉碎敵人的「掃蕩」

(六月六日至二十日)

晉南敵軍於五次攻擊中條山之潰敗，復於六月六日起，以二十師團之主力及八十聯隊與新增之重松部隊共兩三萬人，砲四五十門，飛機十數架，分九路作第六次圍攻中條山的嘗試。

六日拂曉，敵分由運城張店鎮等地，向我進犯，我官兵均極興奮，沉着應戰，於大臣村，上牛村，楓口村，武家溝，黃龍嶺，黃草坡，礪嘴崖，南峰村，大溝南等陣地，共殲敵二千以上，敵於敗仗之下，在各陣地大量施放毒瓦斯，我官兵受害頗多，敵復以大砲飛機轟擊，我方傷亡甚重。六日下午，敵村被敵突破，並竄入小溝南，大溝南；下午，敵由大坪頭下午西祁三面夾攻大臣村，我與敵激戰至晚，斃敵三百餘，敵又施放毒氣，乘隙攻入，我軍陣團與敵巷戰約三小時，終以傷亡過重，該村遂陷敵手。七八兩日，敵猛攻平陸城，我於八日遷出該地，九日至十日，敵復數路會犯茅津渡，並縱飛機多架，更番轟炸，將茅津全鎮，炸成一片焦土，且一度被攻陷。十日午，我全線各部奉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同時反攻，敵猝不及防，且因敵軍疲敝，我軍攻勢銳猛，當晚克復茅津渡，繼即乘勝進攻平陸，遂於十一日晨攻克平陸，殘敵望風分路潰竄，於是黃情北岸茅津平陸萬城諸據點，均歸我有，敵傷

亡慘重，總計已逾五千以上。

十三日起，敵復以四五千之衆，附砲三十八門，分四路向張茅公路以東猛犯，同時，夏縣橫嶺關之敵，向南壓迫，張茅公路以西，亦有敵六七千迂迴衝擊。十四日，東犯之敵，隨我棄窩，繼續向我猛撲，並使用大量毒氣助戰，我軍沉着應戰，激戰二日夜，我敢死隊多名，濤赴敵人後方，白刃肉搏，敵不及防，紛紛潰竄，我更乘勝追擊，當將古王，計王，等地克復。十五十六兩日，我與敵在毛家山一帶激戰，十七日，我下令總攻，殘敵節節敗退，毛家山大臣村等地，相繼爲我克復。

關於此次戰鬥經過，中央社當時曾發出一件較詳確的電訊，內謂：

「月初晉南大戰，我軍又造成光榮之勝利，此次戰事結束後，我軍曾函覆敵軍文件，其中明言其此次能進犯中條山，係下最大決心，希圖一舉而「肅清」中條山我軍，至其進犯之兵力，計有四個步兵聯隊及一個山砲聯隊之衆，大舉南犯，當敵軍初抵平陸附近時，我軍爲誘敵深入計，乃放棄平陸，而退據其四周之既設障地，使敵陷於重圍包圍之中。是時左翼某軍，由垣曲西襲張店，以切斷敵軍之後路，進而威脅運城敵軍根據地；同時，平陸我軍亦相機大舉反攻，於是敵我在此山岳地區展開鏖戰，血肉橫飛，積屍遍野，情況之懸壯，得未曾我，敵軍死傷奇重，而我軍亦有壯烈犧牲。經此血戰後，敵見其東部張店之歸路已被切斷，而運城根據地亦有失陷之危險，敵爲保重其後路

之安全計，乃開始分由安邑振店解縣三路撤退，我軍乃大舉襲擊，追亡逐北，殺敵無算，敵乃到處逃竄，現除陌南鎮以西尚有殘敵數百外，其餘均已退回原陣地。至此敵人進攻中條山之計劃，又告失敗。」

(十八)中條山再來一次「反掃蕩」

(六月二十日至月底)

敵人於六度進犯中條山失敗之後，又不甘心「認輸」，乃糾合潰退之師，分別集中於夏縣絳縣聞喜諸地，希圖稍加整理之後，作「死灰復燃」之「捲土重來」。

自六月二十日起，敵寇約萬五千餘，飛機多架，分四路七度進犯中條山，藉圖反攻垣曲，戰事劇烈已極！計絳縣敵二三千，東犯離村東荆村，與我軍激戰；聞喜敵四五千，犯橫嶺關西南之店上及上下陰里；另以一部千餘，會合橫嶺關南下敵千餘，進擾言家山泉落鎮諸地；夏縣壘掌之敵五六千，二十一日晨分路侵入山口，與我唐王山一五二六高地生成嶺范家砦尙家坪上下焦莊各地守軍發生激戰，是役戰況至爲激烈。

二十二，二十三兩日，敵攻勢極猛，但於我損失甚微，待我軍放棄垣曲泉落及夏縣至泉落大道撤至

兩側陣，敵已陷入我軍包圍圈中，同時，我軍新佈置完成，開始全面反攻，我高級長官親臨陣地督師，士氣旺盛，皆有以一當百之概，向敵衝殺，尤其橫嶺關南，及開喜東南之馬家廟唐王山；垣曲北之王茅鎮諸地，戰事更爲激烈，鏖戰結果，遊屍遍野，溝壑爲塞，至二十四日晚，敵不支，已呈動搖之態。二十五日，敵分路潰竄，三千竄虜縣，三千餘竄開喜，主力向臬落以北潰退，狀極狼狽，我軍一面追擊，一面將被圍垣曲之敵，完全解決，當將垣曲克復。二十六，二十七兩日，又將臬落之敵肅清，殘敵向黃柏灘潰竄。是役，經一週之激戰，我斃敵在三千以上。

(十九) 太行山前展開大規模的血戰

(七月初至十月底)

敵據於晉西進犯呂梁山晉南進犯中條山不逞之後，乃又發動太行山前的大戰。

這一戰，的確是大戰。就戰鬥的規模而論，敵人是發動了平漢道清正太固藩四條鐵路沿線的一切防禦不量來進攻的，約略計之，當在十二萬人以上；就戰鬥的時間而論，從七月初就開始，隨後不斷的增援不斷的激戰，一直到十月底還是一個「不開交」的「膠着狀態」，這真可算是從開戰以來山西戰場上的最大的一次戰鬥了，就是放在全國性的一切戰鬥中來看，這一場戰事，也應當算是一項重要的一事了。

第一路之敵，約萬餘人，由道清路之焦作博愛沁陽諸地之敵集合而成，以晉城爲目標，循博晉公路北犯。

第二路之敵，約兩萬人，由平漢路之邯鄲彰德涉縣武安諸地之敵集合而成，其先頭部隊四五千，以長治爲目標，企圖突破東陽關西犯。

第三路之敵，約三四千人，由正太路之平定南下，以長治爲目標，經和順而進攻遼縣榆社。

第四路之敵，約兩萬人，以長治晉城爲目標，沿白晉公路東南犯。

第五路之敵，約萬餘人，以長治爲目標，沿洪屯大道東犯。

第六路之敵，約萬餘人，以晉城爲目標，沿翼沁大道東犯。

第七路之敵，約三四千人，以安澤臨汾浮山爲根據，活動於白晉公路洪屯大道與翼沁大道之間，對三路東犯之敵作機動之聲援。

第八路之敵，僅一連幾千人，以平遙爲根據，經玉和鎮南犯。

第九路之敵，只一鄉北犯輝縣，但迅即爲我包圍，未能發生積極進犯之作用。

此九路合犯之敵，在地圖上可以明顯的看出是一幅圍週形的圍陣，東西南北四面八方的箭頭，都是

朝着晉城長治這一個心臟區域放射的。

就九路之敵而言，以白晉公路洪屯大道翼沁大道等三路之敵爲主力，故其進犯亦最猛。

白晉公路上激烈，部集中糧店，七月一日起，敵七百餘向南進犯，與我在沁屬南牛寺發生激戰，敵傷亡嚴重。嗣敵增援至三千餘人，東犯漳源鎮，五日進陷沁縣，佔據新店，屯留長子，長治形勢漸緊。當敵人沿絡東犯之時，我軍則分佈於公路兩側，襲擊敵人，我軍之另一部則迂迴於敵之後方，予以奇襲，卒於十日十一日，收復榆社武鄉。而由武鄉逃竄之敵，旋即竄據襄垣，我軍繼續追擊，敵復於十二日向西南竄據夏店，我軍遂克襄垣。至由沁縣南犯之敵二千，企圖逕向夏店活動，嗣與由武鄉南竄之敵會合南犯，乃於十三日陷我長治。

翼沁（沁水）大道之敵，約四聯隊之衆，係於上月底由曲沃絳縣向翼城集中，六月三十日，敵千餘人即與我激戰於翼城南之下柏村。七月六日，敵分三路向東南進犯，一股由南常村經石坡進犯。爲數達四五千；一股由楊官門經石門進犯，爲數約二千；一股由吊山溝進犯，亦達二千，均在飛機掩護下，猛力攻擊，我各線守軍沉着應戰，尤以吊山溝方面敵我在賀家莊一六〇五高地北磨子山之線，肉搏甚烈，激戰一晝夜，斃擊甚衆，七日午，我一度奪取吊山溝，嗣以敵源源增援，砲火熾盛，遂又放棄。八日，敵於侵佔隆化鎮之後，向沁水附近竄擾，城西郊展開血戰，是晚沁水失陷。至此，浮山府城各地之敵相

，敵屍蔽野。三十四兩日，張馬中村一帶之敵四五千，傾巢東犯，與我他百花嶺激戰；同時，另一部敵，繞路董封，我某部在上下蓮山與敵激戰。十五日晨，敵陷陽城，其後續部隊增到三千餘。十七日，在陽城東之潤城鎮附近，企圖東渡，被我阻擊未逞。十八日，由博沁北犯陷我攔軍鎮河底村之敵，與陽城之敵，東西呼應，與我鏖戰於晉城西之山城村，我晉城守軍，爲避敵兩路夾攻，先行自動退出城垣。

由洪屯大道東犯之敵，於上月二十七二十八等日由南陽向洪澗集中者，約三千餘人，內二千餘續開安澤，餘敵會合臨汾之敵千餘，分路東犯，與我軍在西屋嶺附近激戰。七月二日犯抵府城鎮，三日，繼續東犯孔村，其主力與古縣鎮及浮山兩股會合，約八九千人以上，與翼城之敵會攻沁水。另一部敵於十一日竄抵屯留，東趨長治。

至於由博晉公路北犯之敵，於攔軍鎮一役，被我殲滅一千餘人，敵蒙創極大。由平漢路邯鄲武安來犯之敵，在東陽關附近，被我堵擊。由北太線經平定南下之敵，三日陷遼縣後，主力轉趨榆社，六日，我軍猛劈石匣鎮（遼縣西），鏖戰十時，斃敵三百人，棄勝進攻，遼縣遂於七日克復。

以上皆係敵人之進攻情形，如單就其所掠奪之縣鎮而論，則沁水，沁源，沁縣，武鄉，遼縣，榆社，潞城，長治，襄垣，高平，陽城，晉城，諸據點，均已被敵人囊括以去，似有一舉而肅清我晉東南勢

力之可能。惟仔細觀察則遠非易事，敵人易於攻取而難於保守，上述之失陷諸地，如遼縣，榆社，襄垣，武鄉，長治，均於短期間被我收復，即未被收復之諸地，只係縣城淪於敵手，其鄉莊中仍大量散布我方部隊，隨時有將縣城收復之可能。七月十九，董封鎮之捷，我將敵素以精銳見稱之山崎騎隊步兵砲隊，大部殲滅。二十五日，我大軍迫近陽城，乘敵立足未穩，奮勇攻入城內，敵不支，分兩路撤退，一部退沁水，大部竄晉城，陽城遂爲我收復。二十六日，我軍由翼城方面，攻擊沁水之敵，於當日晚收復沁水。嗣復於八日初收復長子林縣等地，至此，敵人之攻勢，爲之頓挫，且以大雨連霖，於敵極不利，故晉東南戰況，轉趨沉寂，形成犬牙相錯之勢。

八月份全月，爲我對敵反攻時期。八月十一日，我克復沁源城，殘敵經松交新店竄回沁縣。按沁源爲敵數路出動之樞紐，今被我掌握，則敵人控制晉東南之迷夢，可謂已大半幻滅。至於晉城之敵，被我圍攻兼旬，卒於八月二十日克復該地。此項爭奪戰之經過，可述如下：緣自八月十日晨，張馬（陽城西南）之敵被我軍痛擊大捷後，殘敵西潰，翼沁公路之敵，完全爲我肅清，我某部健兒乃乘勢東進，對晉城敵開始攻擊，以期完全控制翼晉公路，切斷敵豫晉補給線，十一十二兩日，激戰結果，我大獲全勝，勢如破竹，十一日已迫近晉城西郊，同時，某部游擊軍亦迂迴至晉城北郊，佔據城北高地，兩路夾攻，

不知我軍早添燭其奸，某部尚後備擄，誘敵出城，城東我另一部軍則於十三日衝入城垣，發生巷戰，混戰數日，嗣敵機多架飛來助戰，我軍稍却，十六日轉城郊，對敵繼續圍攻，我某部乃迂迴至晉城高平公路破壞，敵至此完全被我包圍，陷人四面楚歌之境，十九日晚，我更下總攻擊令，四面圍進，奮力突擊，搏戰一夜，敵不能支，突圍向三里橋，王台，七嶺村（均在晉城東北）等地潰竄，我於二十日拂曉，完全克復晉城。是役斃敵甚多，獲軍用品無算。按晉城爲晉南重要據點，扼白晉公路翼晉公路之端，向山背河，控制豫冀，敵人圖據晉東，晉城爲唯一屏障，而敵前次九路分擾晉東南，其最終目的，即在於此。今既被我奮力克復，於我太行山會戰前途，獲益定多。

自我克復晉城後，以優勢兵力，向北潰之殘敵搜索，先後克復王台，七嶺村，三里河，巴公鎮諸據點，敵寇望風披靡，不復成軍，我復迂迴至高平西南，積極圍攻，敵不堪壓迫，二十三日晨，紛紛潰逃，我跟蹤收復高平。殘敵大部潰竄長治，我即向長治四面包圍。

九月份全月，我與敵激戰於長治長子壘關之間。九月中旬上半期之前，長子城郊諸要點已被我佔領，壘關亦一度被我收復，長治則被我四面包圍，屯留被我收復，敵人之消除，似已近在眼前；惟敵人爲維持其白晉公路洪屯大道以及與平漢道清諸線之聯繫，勢必死守長治，故自九月中旬下半期起，即一面增援，一面反攻，長治長子壘關戰事，遂入於拉鋸式之爭奪狀態。同時霍山浮山安澤諸地之敵，亦由洪

屯大道向東來犯，與我血戰於府城鎮之間；白晉公路以北遼縣之敵，二千餘人犯我武鄉，虞鄉解縣安縣夏縣永濟之敵，亦向東活動，中陽離石之敵，則又「跳梁」於晉西，諸此或遠或近之軍事動作，無一非敵人爲解除其長治長子壺關之危機的連帶行動。

十月初旬起，敵由東陽關向白晉公路大量增援，計增敵步兵七千餘，騎兵萬五千餘，山野砲七八十門，戰車百三四十輛，於十月八日起在敵機二十餘架掩護下，分由長治長子壺關蘇店韓店屯留等處，向我大舉進犯，我軍運用巧妙戰略，一面堅強抵抗，一面運動精銳部隊向敵側擊，在長高公路兩側蔭城鎮堯兩陳石哲鎮豐儀鎮等處展開激戰，衝殺兩晝夜，敵伏屍盈野，迄十日，敵不支，全線潰退。總計傷斃敵萬餘，棄屍五千具以上，我各路乘勝挺進，再向長治長子壺關諸地之敵，緊密包圍。十月下旬，擊斃長子之敵二千餘，攜砲十餘門，連日在猛烈砲火掩護下，向石哲鎮進擾，鏖戰至烈，經我軍左右夾擊，斬獲甚衆，迄二十七日止，敵又潰竄域內，我仍圍攻。至洪屯大道方面，敵亦不斷增加，惟未聞有積極行動。至十一月份，則戰事重心移向晉西，晉東兩轉趨沉寂。

(二十一) 戰事重心移至晉西南

(十月中旬至十一月份)

晉省敵於十月初結集部隊於汾城襄陵臨汾黑龍關勛香壩池諸地，自十月七日起，分路進犯呂梁山。第一路敵主力約兩千，於八日晨，由汾城西王村分經三官峪（汾城西北）佛耳崖（西王村西北）西犯，經我軍沿途截擊，斬殺甚衆。九日晚，敵竄抵金鋼嶺（蒲縣南），十日，襲西犯，其一部五六百被我誘至馬底溝（金鋼嶺西北）附近，圍殲過半。十八日，鄉寨外圍湯里圍上柏山寺等地，敵我激戰，我另一部軍乘敵西犯之際，一舉衝入屹台頭，與退據各山頭之敵，竟夜銜殺，十九日晨，已將殘敵肅清，並繼續西進，截斷敵之後路。鄉寨城郊經三晝夜之苦戰，卒將頑敵擊退，至二十一日，我克復柏山寺。二十四日，鄉寨城郊又激戰，敵一股向城西南之大石頭敵進擾，企圖與河津北犯之敵，南北呼應，打通河鄉大道。二十五日晨，我放棄鄉寨城，敵三路犯吉縣，與我在吉縣東南之三猴激戰。二十七，二十八等日，我與敵在鄉寨吉縣之間激戰，殲敵甚衆，而馬家河之役，予敵打擊尤烈。

第二路敵三千餘，十月七日由黑龍關進陷蒲縣，并以一部西犯薛關，被我軍奮力擊退，殘敵沿公路南竄。九日，聯合黑龍關敵一部四五百，會陷蒲縣東南之南曜。十五日，蒲縣黑龍關化樂鎮敵，結集三千，向蒲縣東北進犯，我軍據石門山迎擊，激戰至十九日下午，敵受創頗重。二十四日，敵陷臨縣。二十七日，大甯有激戰。

第三路敵千餘人，十月八日由勛香鎮陷克城。九日襲西犯，十日，犯抵蘆泉鎮，二十三日，進犯臨

縣城東之曹城村，二十四日陷該城。此外，臨汾之敵千餘，雙池之敵二千餘，亦分路向呂梁山進逼。

至十一月初旬，敵攻勢已疲，我則分路將敵截擊圍困，犯永和之敵於失利後，回竄大寧城內，我軍跟蹤追擊，十一月一日已進迫城郊，與敵展開激戰。鄉寧之敵，被我軍四面圍擊，迄本月十二日晨，我各路一齊推進，與敵激戰，當日午後已將附近各據點，次第克服，四面進迫城關，敵紛紛退據城內。當日晚，敵向富家原冀家原一帶反攻，被我擊退，十三日，竟日激戰，敵終難挽回頹勢，河津汾城敵急調增援，汾城敵千餘曾西竄至三官峪關王廟前後野頭等地，經我軍迎擊回竄；河津敵二百餘由固鎮西儘口竄至佛峪陽平村各地，經我軍迂迴側擊，敵不支，循原路潰退，鄉寧城郊敵我相持至十四日晨，敵以東西兩路援兵斷絕，遂以全力北犯十里鋪平原一帶，企圖突圍，又遭我奮勇反擊。平原附近敵我數度猛撲，敵終於大敗南竄，我軍經三晝夜之苦戰，遂於十四日下午六時正式克復鄉寧，綜計是役斃敵約五百。

自鄉寧克復後，我士氣益壯，乃乘勝全面進擊，蒲縣，午城，隰縣等地敵，望風披靡，激戰至十六日晨，我軍首將大寧城攻克，繼續追擊東潰之敵，下午六時克午城鎮，延至晚九時許，蒲縣亦告收復，敵狼狽向土門黑龍關逃竄，我軍沿途設伏，到處襲擊，敵損失慘重，十七日午前，我又克復化樂鎮，並將附近殘敵，悉數肅清，我軍一部即迫至黑龍關，與敵展開血戰。屹台頭亦經我克服，該地爲西通鄉甯，北通蒲縣之唯一孔道，地勢險要，敵既失此要害之地，則其在晉西之退路全斷矣。十八日午，隰縣之

敵，棄城東竄，我遂將該城收復。十九日，我收復吃台頭之部隊，乘勝東進，續將呂梁山東隘佛耳崖收復，殘敵潰退襄陵汾城，我追擊部隊已到達古城附近。至此，呂梁山脈已無敵蹤，我則向同蒲路中段壓迫。查敵人進犯呂梁山，此爲第三次，而每次皆蒙失敗之戰果，足證敵人之力量，已屬弩末矣。

(二一) 晉南戰事再起

(十二月份全月)

一度沉寂之中條山戰事，至十二月三日起，重行發作。敵人以八九千之衆，攜砲三四十門，配合敵機二三十架，分由橫嶺關，鎮風塔，老秦廟及聞喜夏縣一帶，向我橫嶺關以西之線及聞喜夏縣以東各山口，分路猛犯，砲空轟擊，尤爲猛烈，其重點則爲唐王山。經我各路大軍，分道迎擊，予敵重創，搏戰至四日晚，我爲誘敵深入之敵，預期於有利地形下予敵以更大之打擊，激戰五日，敵主力四五千分迫上下橫嶺，青山村，馬家廟；另部三四千猛攻大嶺尙家坪范家窰頭，數度攻犯，城被我奮力擊退。六日拂曉，我即按照既定計劃，全面出擊，鏖戰至午，敵全線崩潰，分向唐王山，十八坪，河底及夏縣等地狼狽逃竄。十二月中旬，敵與我激戰於軍家嶺，敵數約二千餘，砲十餘門，我軍出奇制勝，斃敵四百餘，十七日，敵不支，向夏縣方面潰竄，遺棄軍需品極多，我乘勝追擊，將軍家嶺及虎廟，井溝，上下陳一

帶收復，繼向小里村，張郭店，王嘴口等處壓迫。我另一部，十七日進攻張店北關廟前之敵側背，澈底激戰，敵增援部隊在王峰，張店間被我伏兵截擊，死傷甚眾。至十八日，我已恢復原有地區形勢。十二月下旬，鎮風塔之爭奪戰，極爲激烈，二十四日晚，經激夜之白刃戰，予以極大之創痛。至此，敵人進攻中條山之企圖，又告粉碎。

(二二) 觀戰後的一點意見

雖然我們已經看到了三個年頭的山西戰況，但是，一直到今日，這一場戰事，仍在進行着，我們非預言家，所以不敢盲目判斷何年何月這一場戰事會告結束，不過，經這麼多天的戰鬥中，我們於觀察若干的實際狀況之後，自不免有若干觀感發生；把這種觀感表達出來，就當作是作者的一點意見。

第一：我們的進步很多，首先是戰鬥意識的強旺，一掃初期作戰時代之「恐日病」，這是很重要的一點。戰鬥意識不強旺的部隊，根本就不配作戰，而且經不起一兩次的「敗仗」，便瓦解了，好像一點彈性都沒有。我們山西的部隊乃至於全國各戰場的部隊，都是從失敗的圍攔當中鍛鍊出來的，經過敵人無數次的折磨，摧殘不了我們，已經證明我們的力量是非一天一天的壯大起來不可，我們全國將士的戰鬥情緒，高漲至於極點，這種精神上的修練功夫，極可珍視，此其一。復次，我們的戰鬥技術進步了，

我們的動作不呆注於於一兩個據點之爭奪，而權衡於全面性之價值，這並不是說我們根本放棄了陣地戰之應用，乃是說非至有必要之重大價值，我們不向敵作孤注一擲之校量，那樣子，正中敵強烈炮火的攻擊。我們各戰場上的動作，也都能協同一致，這也是極可告慰的進步。諸此進步，最後應當歸源於領袖的智慧與偉大。

第二：敵人的缺陷，已經一天一天的暴露，一天一天的加重，在戰爭的初期，敵人在西戰場上那種勇往邁進，其勢莫之能禦的神氣，至今日簡單直是一縷不存了。從二十七年下半年起到現在，敵人自知無力以消滅我們在山西的數十萬大軍，所以也採用了游擊戰鬥的行徑，這就足以證明敵人的力量已至盡度，不得不與我們作一種相持的打算，它再不能以壓倒的優勢，威嚇我們了。我們的力量是逐漸強化，敵人的力量則日趨消沉，這一種對比的發展，就是我們抗戰必勝的科學根據。

敵人的部隊，從將官以至於下級士兵，日趨腐敗，威信掃地，而它們的政府管制不住，反而須仰承匍匐於它們的跌履無理性的氣燄之前，它們國內偶有一二遠識卓見之人，亦自知無權無勢，挽此狂瀾，故而消極悲觀，緘口不問時事，這是敵人政治上的敗兆。反觀我國，則領袖愛動傷風於上，其精神，其意志，貫注於全國四萬萬同胞，一個命令下來，無論文武官民，靡不樂於聽受，奉行如流，這種一團和氣的表象，正是我們家道中興的朕徵。

第三：難道我們一點缺陷都沒有了嗎？我們不需要更進一步的努力了嗎？否！我們有缺陷！我們需要更進一步的努力！我們的缺陷是什麼？就是工業化的程度不夠，具體的說，就是我們的大砲不夠，飛機不夠，戰車不夠，一切現代化的武器裝備不夠，這種缺陷非得我們努力去填平不可！

有人說：這種意見是對的，但是，大敵當前，時間已經來不及了，只好從緩！我以爲天下事沒有來不及的，只要從今日做起，就算是來得及，只恐怕今日認以爲來不及，推之於明日；今年認以爲來不及，推之於明年，這樣因果重覆的推延下去，纔真正是來不及，真正是絕望！

有人說：這種意見，根本是「唯武器論」，應當反對。說這種話的人，簡直是無知至於極點！你以爲義和團的硬肚子，能頂住大砲機關槍的掃射嗎？你以爲神仙道士的吞雲吐霧，能吹放飛機坦克車的活動嗎？那一切都是神話，都是下意識的遊戲，真正的講到抗戰建國的確鑿可行的道理，那還是總理說得好，他說：

「歐洲之所以駕乎我們中國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學，完全是物質文明，因爲他們近來的物質文明很發達，所以關於人生日用的食住行種種設備，便非常便利，非常迅速，關於海陸軍的種種武器毒藥，便非常完全，非常猛烈，所有這些新設備和新武器，都是由於科學昌明而來的，那種科學就是十七八世紀以後倍根牛頓那些大學問家，所主張用觀察和實驗研究萬事萬物的學問，所以說到歐

溯的科學發達，物質文明的進步，不過是近來二三十年的事，在數百年以前，歐洲還是不及中國。我們現在要學歐洲，是要學中國沒有的東西，中國沒有的東西是科學，不是政治哲學。」

這樣明確的指示，不夠提醒我們嗎？我們有什麼理由來反對科學武器的提倡呢？誠然，處於日本帝國主義底壓迫之下，就使沒有武器，我們依樣要抗戰，但是，假使我們有現代化的武器的話，日本的侵略或許在一開始就受到堅強的打擊，我們的損傷或許比今日要輕一點，而成就或許比今日更大一點，除非我們自安於永久被犧牲的地位，除非我們甘心於將國家生命寄託於外國軍火商人的操縱之下，除非我們自限於消極的相持局面而不作進一步積極打掃的計算，要不然，就得以在武器上想出一種自力更生的辦法。

人類的一部歷史，就是工具進化史，工具勝利史，沒有依次的工具的發明，人類早該消滅於野蠻時代之前，那裏還會有今日？今日中國之歷史任務，是抗戰禦侮，要抗戰禦侮，而竟棄所以達成抗戰禦侮之工具，那不是神經錯亂嗎？

自抗戰以來，兩種有毒的意見，混亂吾人，一種意見以為：我們的武器不夠，根本談不到抗戰，如果不自量力，而發動戰爭，無異自取消亡；另一種意見以為：我們的武器不夠，根本也不需要武器，我們另有一種殺敵致勝的祕訣。這兩種意見，都是自暴自棄的意見，不正經的意見，要不得的意見；顛倒

古怪的意見，我們的意見是：除了高度的抗戰意識以外，還需要高度抗戰工具，這兩種條件的配合，纔是抗戰建國的坦途。

有人說：你這種講法，忘記了我們還有一套「游擊戰術」，「游擊戰術」可以把我們這一個處於武器劣勢的國家，逼度到勝利的天堂。好罷！我們來談一談「游擊戰術」！「游擊戰術」，不是什麼新奇的东西，從人類有戰爭以來就有的，古語所謂：「兵不厭詐」，所謂「游擊戰術」者，即是充量至盡的「詐術」而已！如果除了我們以外的人，都是傻子，那麼，「游擊戰術」，自是萬能之主，因為人人統統都上了我們的當，我們便大佔其便利；反之，如果我們以外，還有非傻子的人，那麼；他上了我們一次當之後，便要警戒，吃了一次虧之後，便要報復，受了一次的詐術欺騙之後，便要想方法以詐術來反攻，這個時候，我們倒轉來還要提防敵人，於此，游擊戰術之威靈，達於限境。所以我們不能否認游擊戰術之某種情況下的作用，但是，游擊戰術決非決勝之可靠條件，要知道我們會用游擊戰術，敵人也曾用游擊戰術，不要以為敵人老是施用陣地戰，在那裏死挺挺的等我們去游擊的。由此，我認爲要想打勝仗，於「兵不厭詐」之外，還需要一套「硬功夫」，所謂「硬功夫」者，即是新式武器之製造與使用。當然，這是一件很難的事，其實，正因為這是一件難事，所以我們非從根本作起，拿下最大的耐心，去克服它不可！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之下，來抗戰建國，根本就是一件大大的難事，那能花草率綽，單希

的後幸呢？作國事，無論是個人或是團體，凡是能夠存在，能夠成功的，沒有不是從艱難中磨練出來的，僥幸的念頭，避重就輕的念頭，根本上是錯誤。

一個歷史家的任務，不在於空口吃送一些吉利話，不在於盲目浮沉於錯誤的論斷之下，而在於從具體而長期的歷史事件的表演之下，這找出一個平明可靠的出路。今日之中國，最大之急務莫過於抗敵建國，而所以致此之道，一在於抗戰意識之強旺，二在於抗戰工具之進步，兩者相互為用，缺一不可。是即余之所謂平明可靠的出路。

西戰場大戦史話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

